


# 人生大智慧

The Wisdom of Life

## 追寻生命的大义

任柏良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追寻生命的大义

# 人生大智慧

The Wisdom of Life （第五卷）

任柏良/主编 李树葳/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01号

# 人生大智慧


| | | | |
|---|---|---|---|
| 主　　编 | 任柏良 | 编　　者 | 李树蕆 |
| 责任编辑 | 吴兰萍 | 封面设计 | 王晓庆 |
| 责任校对 | 张玉斌 | 版式设计 | 杨利伟 |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远流图文工作室（电话：024－22931003）
印 刷 者　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850千字
版　　次　200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676－7/B·124
定　　价　120.00元



# 卷首语

哦，我的灵魂哟！

你不能不高声地唱歌，

直到大海都平静地倾听着你的渴望——

直到，

在平静而渴望的海上，小舟漂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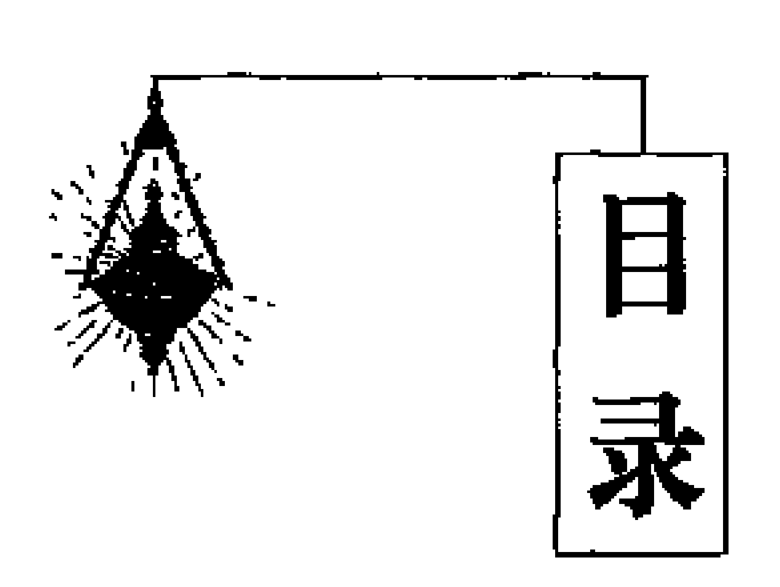
这金色的奇迹，在金光的周围，

一切善恶和奇异的东西都跳着舞——

——尼 采






## 谁给我们一处港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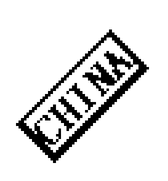
## 生命中能够承受之轻





## 隐藏宇宙的心





# 谁给我们一处港湾

为什么你将不安、悲痛、忧郁这些情绪，摒除在你生活之外呢？在这种状态下，我不知道你还能处理什么事情。

——里尔克





# 情 欲

〔德〕康 德

如果一个人只有按照别人的选择才能幸福(哪怕这个指导者一直心怀善意)，他是理应感到不幸的。因为，他怎么能保证他的强有力的邻人在判断中能与他自己的判断一致呢?野蛮人(还不习惯于卑躬屈膝的人)在没有公共法律保障他的安全以前，不知道有比陷入这种卑躬屈膝和理应感到的不幸更为不幸的事情，直到纪律的约束逐渐使他对此有了忍耐力。这就产生了他们不断的战争状态，目的是要使别人尽可能远地与自己保持距离而散居于荒野里。甚至刚刚脱离母体的婴儿，他与其他一切动物的区别似乎也只在于，他是带着大声哭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因为他把自己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四肢看做是一种强制，于是立即宣告了他对自由的要求。游牧民族，例如阿拉伯人，由于(作为牧人)不被束缚于土地上，所以他们如此强烈地依





恋他们那并非完全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同时具有一种蔑视和看不起农业民族的高傲精神，以致由此带来的艰难困苦在数千年中也未能使他们扭转这种态度。单纯的游牧民族，甚至通过这种自由感使自己确实高贵起来。所以自由这一概念不只在道德法则之下唤起一种被称做热忱的激情，而且，单是外在自由的感性表象，通过与权利概念相类比，也把坚定不移的坚持或扩展自由的那种意向一直提升到强烈的情欲。

对于单纯的动物，人们只说强烈的意向(如交媾的意向)，而不说情欲，是因为他们具备的仅仅是立足于自由概念之上的理性，因而是与情欲相抵触的。所以情欲的爆发可以归入人类的范畴。我们虽然也说某人狂热地喜欢某些事(喝酒、赌博、打猎)或憎恶某些事(如读书)，但并不大把这些不同的意向和反感称为各种各样的情欲，因为情欲只是这么多不同种类的本能，即欲望能力中如此多种多样的纯粹病态的东西。所以它们不应按照欲望能力的对象来分类，而应按照使用或滥用的原则来分类。具有人格和自由的人们滥用这些事物，是因为一个人使另一个人仅仅成





为其目的的工具。

情欲归根结底只是指向人的，而且也只有通过人才能得到满足。

智慧箴语

具有人格和自由的人们滥用这些事物，是因为一个人使另一个人仅仅成为其目的的工具。





# 怒　气

〔英〕培　根

斯多葛派哲学主张人应该彻底杜绝发怒，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要注意：生气就生气，但不要因一次激怒制造一次罪行。更不必因怒气而闷闷终日。对怒气必须从程度和时间两方面加以节制，我们来讨论三个问题：

1. 怎样克制易被激怒的天性；
2. 怎样避免因发怒而造成不可收拾的恶果；
3. 用什么办法可以使人发怒和息怒。

关于第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将要动怒时，冷静地想想可能招来的后果。塞涅卡说：怒气犹如重物，将破碎于它所坠落之处。《圣经》则教导我们：忍耐能使灵魂宁静。无论是谁，假如丧失忍耐，就将丧失灵魂。人决不可





像蜜蜂那样，“把整个生命拼在对敌手的一蜇中”。

易怒是一种卑贱的素质，受它摆布的往往是生活中的弱者，如儿童、女人、老人、病人。所以人们应该注意，当你被激怒时，应努力在愤怒的同时给予蔑视，而不可在愤怒的同时掺杂以恐惧。这可以使你在精神上保持自制力和对对手的优势。这并不难办到，只要有自信心就可以。

关于第二点，三种情况下的人容易发怒：第一是过于敏感的人。他们的神经太脆弱，一点小事就足以刺激他们；其次是认为自己受到轻蔑的人。被人轻蔑会激起怒气，其效果胜于其他伤害；最后是那种认为自己名誉受到损害的人，也最易被激怒。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最好能如高德瓦所说，“人的荣誉之网应当用粗绳索来编制”。

人在受伤害后最好的制怒之术是等待时机，克制忍耐，把复仇的希望保留到将来。

人在发怒时千万要谨慎两点：第一不可恶语伤人，这





不同于一般的对世情发牢骚，而会植下怨毒之根；第二不可因发怒而轻泄隐秘，这会使人无法再受到信任。总之，无论在情绪上怎样激愤，在行动上千万不能做出无可挽回的事来。

至于激人发怒之术，与息怒之术相同，关键在于把握时机。人在急躁或心情不好时最易激怒。这时可以把所有能令他不快的事都加之于他。而若要平息一个人的怒火，第一在谈一件可能使他激动的事时要选择一个好的机会和场合，第二要设法解除他因受轻蔑而感到被侮辱的感情，可以将这种伤害解释为并非蓄意，而是由于误会、激动或其他什么偶然的原因。

智慧隽语

人在受伤害后最好的制怒之术是等待时机，克制忍耐，把复仇的希望保留到将来。





# 感 性

〔法〕卢 梭

经过细心培养的青年人易于感受的第一种情感，不是爱情而是友谊。他日益成长的想像力首先使他想到他有一些同类，人类对他的影响早于性对他的影响。所以，将蒙昧无知的时期加以延长，还可以获得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利用日益成长的感性在这个青年人的心中投下博爱的种子。正是由于在他一生中，只有这个时候对他的关心教育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所以这个好处的意义更为重大。

我往往发现，很早就开始堕落、沉湎于酒色的青年是很残酷不仁的：性情的暴烈使他们变得很急躁、爱报复和容易发脾气；他们不顾一切，只图达到他们想像的目的；他们不懂得慈悲和怜悯；他们为了片刻的快乐就能牺牲他们的父亲、母亲和整个世界。反之，一个在天真质朴的生





活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由于自然的作用是必然会养成敦厚和重感情的性情的：他热诚的心一见到人的痛苦就深为感动；他见到伙伴的时候会高兴得发抖，他的双臂能温柔地拥抱别人，他的眼睛能流出同情的泪；当他发现他使别人不愉快了，他就觉得羞愧；当他发现他冒犯别人了，他就觉得歉然。如果火热的血使他急躁不安和发起怒来，隔一会儿以后，你就可以从他那深深惭愧的表情中看出他天性的善良；他见到自己伤害了别人就哭泣和战栗，他愿意用自己的血去赔偿他使别人流的血；当他觉察到他犯了过失，他所有的怒气就会消失，他所有的骄傲就会变为谦卑。如果别人冒犯了他，在他盛怒的时候，只要向他道个歉，只要向他说一句话，就可以消除他的怒气；他既能真心实意地弥补他自己的过失，也能真心实意地原谅他人的过失。

青春时期，不应该是对人怀抱仇恨而应该是对人十分仁慈和慷慨的时期。是的，我是这样说的，我不怕将我的话付诸经验的考验，一个在20岁以前一直保持着天真的善良人家的孩子，在青春时期的确是人类当中最慷慨和最善

良的人，他既最爱别人，也最值得别人爱。我深深相信，还从来没有人向你说过这样的话，你们那些在学院的腐败环境中教育出来的哲学家，是不愿意知道这一点的。

人之所以合群，是由于他的身体柔弱，我们之所以热爱人类，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苦难。如果我们不是人，我们对人类就没有任何责任了。对人的依赖，就是力量不足的表征：如果每一个人都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就根本不想同别人联合了。所以从我们的弱点中反而产生了微小的幸福。

**智慧寄语**

人之所以合群，是由于他的身体柔弱；我们之所以热爱人类，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苦难。




# 嫉　妒

〔英〕罗　素

不必要的谦虚与嫉妒有着相当大的关系。谦虚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但是在我看来，我很怀疑，谦虚在其更为极端的形式上是否仍值得如此看待。谦虚的人需要一连串的安抚保证，而且常常不敢去尝试他们本来有能力完成的任务。谦虚的人相信自己比不上身边的人。因此他们容易产生嫉妒心，并由嫉妒心导致不幸和敌意。

就我来说，我认为，抚养一个孩子，让他知道自己是个好孩子非常重要。我不相信哪一只孔雀会去嫉妒另一只孔雀的羽尾，因为每一只孔雀都认为自己的羽尾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结果是，孔雀成了和平温顺的鸟类。试想一下，如果一只孔雀被告知，对自己评价很高是一种邪恶的行为，那它会变得多么不幸啊！每当它看见别的孔雀开屏





时，它就会自言自语："我可不能去想我的羽尾比它的更漂亮，因为这样想是骄傲自满。但是，唉!我多么希望自己更漂亮些!那只丑鸟太自以为漂亮了!我扯下它几把羽毛怎样?这样我就不用再害怕与它相比了。"或许它会设个陷阱，去证明那只孔雀行为不端、邪恶可恨。于是它会在头领会议上谴责那只孔雀。渐渐地它会立下这样一条规定：凡是羽尾特别漂亮的孔雀总是邪恶的，孔雀王国中那位聪明过人的统治者就会选出那只仅有几根秃羽的孔雀当头领。在这一规定被接受后，它会处死所有美丽的孔雀，到最后，真正光彩夺目的尾羽将会变成只在朦胧的记忆里才存在的东西。这就是嫉妒假冒道德获得的胜利。但是当每只孔雀都认为自己比其他同类更漂亮时，就没有这种压抑的必要了。每只雄孔雀都想在这一竞争中赢得第一名，并且由于它们尊重自己的雌性伴侣，所以都会认为自己取得了这样的好成绩。

当然，嫉妒是与竞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对自己认为毫无希望达到的幸运是不会嫉妒的。在那个社会等级森严固定的时代，最下等的阶层是不会嫉妒上等阶层的，





因为贫富之间的界限被认为是由上帝指定的。乞丐不会嫉妒百万富翁，即使他们会嫉妒那些比自己成功的乞丐。现代世界中社会地位的变动不定，以及各式各样的平等学说，极大地拓展了嫉妒的范围。这是一种邪恶，但是为了达到更为公正的社会制度，我们必须忍受这种邪恶。当对不平等进行理性思考时，除非它们是基于一种应得价值的高度，否则就会被视为不公正。一旦这种不平等被视为不公正，除了把它消除，对由此引起的嫉妒是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的。

智慧隽语

现代世界中社会地位的变动不定，以及各式各样的平等学说，极大地拓展了嫉妒的范围。






# 为健康而忧虑

〔日〕池田大作

我年轻时最喜欢的名言中有柏格森的一句话，所谓健康，是指“对行动抱有热情，在灵活地适应环境的同时，具有准确的判断力、不屈的精神和最正确的认识”。

这句话的确体现了这位“生命哲学家”的思想，他触及活生生的生命。我曾多次拜会并与之交谈的泽泻久敬博士也说过：“所谓健康，并非只是早晨醒来不觉得身体异常而能马上起床，或感到精神十分清爽，而是醒来后对当天的工作立刻涌出不可抑制的热情。这种心态才是真正的健康。”在这简单明了的一席话中，画龙点睛地指出健康的要素。

然而，现实似乎与这种健康观相去甚远。人们常阅读





保健书籍、选购天然食品、服用中药，以至热衷于减肥和跑步，这些都足以说明人们对健康的关注。但反过来说，这也正反映了人们对健康的无限忧虑和保持健康的愿望。“健康热”这一新名词概括了上述现象，也许它是未经深思熟虑的行为，但在这些现象背后，确实潜藏着现代人的一个急切愿望，即竭力保持健康，拥有富有价值的人生，力图战胜癌症、循环系统的疾病和疑难病症。当前，许多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即由于平时精神过分紧张而造成的身心疲劳；对各种现代病应采取何种对策；随着平均寿命的增长，又提出如何才能度过“充实、健康的老年”等问题。今天，要想真正健康地活下去，已显得日益艰难。因而可以说，建立正确的健康观，正是当前极其重要的一大课题。

有人认为，“健康”是指所谓“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和“社会的健康”。而这三者又是紧密相连的。

诚然，身心的健康十分可贵，但人生是无法逃避疾病






和苦难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健康”和“疾病”两者浑然一体，这正是“生命”的实相吧。就是健康的人，到一定的年龄也会多少染上些疾病，有时也会略感身体不适。但也有许多人，即便被病魔缠身，也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相反，也有人尽管非常健康，却碌碌无为地虚度一生。

旺盛的生命力，犹如奔腾不息的江水，在人生和社会中，不断形成人们每天的活动。人们可从中窥视到正确的“健康观”，它与“全体”、“完成”的意义相通。在这种意义上，是否也可以说，每个人的生活目的和态度，都将受到“为健康而忧虑的时代”的严峻考验呢?

智慧箴语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健康”和“疾病”两者浑然一体，这正是“生命”的实相吧。





# 生命的春天

〔英〕塞缪尔·约翰逊

每个人对自己的现状都会很不满足，多少总要驰骋幻想去询问未来的幸福，而且，会凭借解脱眼前困惑他的烦恼，凭借他获得的利益，去把握时间以谋求改善现状。

当这种常常要用最大的忍耐盼来的时刻最后到来时，幸福却往往并不降临，于是，我们又以新的希望自我安慰，又用同样的热望企盼未来。

如果这种心情占了上风，人们就会把希望寄托在他难以企及的事物上，也许就真会碰上运气，因为他们不是仓促从事。并且，为了使幸福更加完善，他们还会注意采取必要的措施，等待幸福时刻的到来。





我很久前就认识了一位有这种性情的人，他沉迷于幸福的梦想中，这给他带来的损害要比妄想通常产生的损害少得多，同时，他还会常常调整方案，显示他的希望之花常开不败，也许不少人都想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得到如此廉价而永恒的满足。其实他只是将困难移到下一个春天，他得到了这种暂时的满足。如果他的健康可以得到补偿，那么春天就能补偿；如果因价格昂贵而买不起他所需要的东西，那么，在春天，这种东西就会跌价。

事实上，春天悄然来到却往往并无人们所想像的那种效益，但人们常常这样肯定：可能下次会顺利些，不到仲夏很难说眼前的春意就令人失望；不到春意了无踪迹的时候，人们总是经常谈论春天的降临，而当它一旦飘离之后，人们却还觉得春天仍在人间。

同这样的人长谈，在思索这个快乐的季节时，也许会感到极大的愉快。我满意地发现有很多人也被同样的热情所感染(这样比拟是无愧的)。因为，难道有优秀的诗人面对那些花瓣，那阵阵柔风，那青春的颤音而不显露他们的





喜爱？即使最丰富的想像也难以包容那金色季节的静穆与欢欣，而又会有永恒的春天作为对永不腐朽的清白的最高奖赏。

的确，在世界一年一度的更新过程中，有一种不可言传的喜悦展现出无数大自然的奇珍异宝。冬天的僵冷与黑暗以及我们眼见的各种物体所裸露出来的奇形怪状，会使我们向往下一个季节，既是为了躲避阴冷的冬天，也是因为喜欢晴朗的春天。

智慧隽语

难道有优秀的诗人面对那些花瓣，那阵阵柔风，那青春的颤音而不显露他们的喜爱？





# 人的过错

〔法〕卢　梭

人啊，把你的生活限制在你的能力之内，就不会再痛苦了。紧紧地占据着大自然在万物的秩序中给你安排的位置，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你脱离那个位置，不要反抗那严格的必然的法则，不要为了反抗这个法则而耗尽了你的体力，因为上天所赋予你的能力，不是用来扩充或延长你的存在，而只是用来让你按照它喜欢的样子和它所许可的范围生活。你天生的能力有多大，就能享受多大的自由和权力，不要超过这个限度，其他一切全都是奴役、幻想和虚名。当权力要依靠舆论的时候，其本身就带有奴隶性，因为你要以你用偏见来统治的那些人的偏见为转移。为了按照你的心意去支配他们，你就必须按照他们的心意办事。他们只要改变一下想法，你就不能不改变你的做法。





只有自己实现自己意志的人，才不需要借用他人之手实现自己的意志。由此可见，在所有的财富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权威而是自由。真正自由的人，只想他能够得到的东西，只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这样可怜和邪恶，正是由于滥用了我们的才能。精神上的痛苦无可争辩地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身体上的痛苦，要不是因为我们的邪恶使我们感到这种痛苦的话，是算不得一回事的。大自然之所以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需要，难道不是为了保持我们的生存吗？身体上的痛苦难道不是机器出了毛病的信号，叫我们更加小心吗？死亡……坏人不是在毒害他们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吗？谁愿意始终这样生活呢？死亡就是解除我们所做的罪恶的良药；大自然不希望我们一直遭受痛苦。在蒙昧和朴实无知的状态中生活的人，所遇到的痛苦是多么少啊！他们几乎没有患过什么病，没有起过什么欲念，他们既预料不到也意识不到他们的死亡。当他们意识到死的时候，他们的痛苦将使他们希望死去，这时候，在他们看来死亡就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了。如果我们满足于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对命运就没有





什么可抱怨的。为了寻求一种空想的幸福，我们却遭遇了千百种真正的灾难。谁要是遇到一点点痛苦就不能忍受，他就一定会遭到更大的痛苦。

我认为万物是有一个毫不紊乱的秩序的，普遍的灾祸只有在秩序混乱的时候才能发生。个别的灾祸只存在于遭遇这种恶事的人的感觉里，但人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不是由大自然赐与的，而是人自己造成的。任何人，只要他不常常想到痛苦，不瞻前顾后，他就不会感觉到什么痛苦。

智慧箴语

人啊，别再问是谁做的恶了，做恶的人就是你自己。





# 自恋者

〔英〕罗　素

自恋，在某种意义上，是习惯化了的负罪感的对立物。它包括对自我的爱慕和希望得到别人爱慕的习惯。当然，某种程度的自恋是正常的，人们也不必为之哀叹。然而一旦这种自恋发展过了头，它就会变成一种恶习。在许多妇女，特别是富裕阶层的妇女身上，那种感受爱的能力早已干涸并被一种希望所有男人都爱她的强烈愿望所代替。当这种女人确信某个男子爱上她时，她将觉得他对自己不再有用。同样的现象也会发生在男人身上，虽然比较少见。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小说《危险的私通》中的主角(该书描写了大革命之前法国几位贵族的爱情故事)。当虚荣达到这种程度时，他们对任何人都不再会有真正的兴趣，因而从爱情中也不可能获得丝毫满足。其他兴趣失落得更加迅速。例如，一个自恋者被人们对大画家的崇敬所






激励，他也会变成一位美术专业的学生。然而，由于绘画只不过是他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因而绘画技法从来没有变成他的真正兴趣。除了与自己有关的以外，他看不到任何别的主题。结果自然是失败和失望，没有预期中的奉承，却只有一连串的奚落。

同样的情况也常常发生在小说家身上，如果小说家总是把自己当做理想的英雄。无论何种劳动，它的真正成功有赖于对劳动对象的真正兴趣。成功的政治家们的悲剧就在于，他们原先对社区活动以及施政方针的兴趣，逐渐为自恋情绪所取代。一个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是不值得称道的，人们不会如他所自认为的那样看待他。因此，如果一个人对这世界惟一关心的只是这个世界应该对他表示崇敬，那么他往往不大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就算他达到了这个目标，他仍然不能获得完全的幸福，因为人类的本能永远不会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自恋者只不过是对自己加以人为的限制，正如一个为负罪感所压抑的人一样。

原始人可能会为自己是个优秀猎手而自豪，但是他也





喜欢狩猎活动本身。虚荣心一旦超过一定的界限，就会由于自身的原因扼杀任何活动所带来的乐趣，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倦怠和厌烦。一般情况下，虚荣心的根源在于自信心的缺乏，疗法则在于培养自尊。但是这只有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兴趣，激发起一连串的成功行动才能达到。

智慧箴语

一个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是不值得称道的，人们不会如他所自认为的那样看待他。





# 与白嘴鸦的对话

〔俄〕契诃夫

我——据说你们白嘴鸦寿命很长。你们，还有梭鱼，总是被我们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举出来作为寿命非常长的例子。你多大岁数了？

白嘴鸦——我376岁。

我——哎呀！可了不得！真的，活得好长呀！老先生，换了是我，鬼才知道已经给《俄罗斯掌故》和《历史通报》写过多少篇文章了！要是我活了376岁，那我简直想不出来我会写出多少篇小说、剧本、小东西！那我会拿到多少稿费啊！那么你，白嘴鸦，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干了些什么呢？

白嘴鸦——没干什么，人先生！我只是吃喝睡觉、生儿





养女罢了。

我——丢脸啊！我又为你害臊，又为你愤慨，蠢鸟！你在世界上活了376岁，却跟300年前一样愚蠢！一点进步都没有！

白嘴鸦——人先生，智慧不是从寿长来的，而是从教育和修养来的。

我(仍旧愤慨)——376岁！要知道，这是多么了不起！简直跟长生不老一样！在这么长的时期里，我足足能够把所有的学问都读它一回，足足可以结20次婚，种种职业、样样工作都可以试一下，鬼才知道我的官阶会升到多么高，临死时候一定是个大富翁！你要想想看，傻瓜，在银行里存上一个卢布，照5分复利算，只要283年就能滚成100万！你算算看，先生！这是说，要是你在283年以前在银行里有一个卢布，现在就有100万啦！唉，你啊，笨蛋，笨蛋！你这么蠢，你倒并不害臊，并不伤心？





白嘴鸦——不是这样。……我们固然愚蠢，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安慰自己：我们在百年生活里所做的蠢事，比起人在40年里所做的蠢事还要少得多。……是的，人先生，我活了376岁，可是没有一回看见白嘴鸦自家里起内讧，自相残杀，然而你必定想不起有哪一年，你们那儿没有战争。……我们不互相打劫，不开办放款银行和学古代语言的寄宿学校，不做假见证，不讹诈拐骗，不写糟糕的小说和诗歌，不编骂人的报纸。……我活了376岁，从没见过雌的白嘴鸦欺骗而且伤害她的丈夫，——可是你们那儿呢，人先生？在我们当中，没有奴才、马屁精、骗子、犹大……

**智慧隽语**

人先生，智慧不是从寿长来的，而是从教育和修养来的。





# 鬣狗性

〔俄〕谢德林

勃莱姆证明，鬣狗有多大的奸诈，就有多大的怯懦。有一次，他到天蓝河畔一群伙伴那里过夜，忽然，紧靠着篝火旁边出现一条鬣狗，唱起裂人心肝的歌。但当聚集在一起的伙伴们开始哈哈大笑，来回答这支歌儿的时候，这位不速之客却惊惶万状，马上跑掉了。另一次，在赛纳阿尔城、勃莱姆半夜做客回来，在城里一条街上遇见相当大的一群鬣狗。但是，只扔去一块石头，就将整整的一群驱散了。

鬣狗甚至可以驯服。当然，做这件事不会让人愉快，但为了详细研究这种动物的习性，诸如此类的尝试并非无益。驯服也相当容易！只要时常殴打和洗冷水澡就可以了。勃莱姆说，用这种办法驯服出来的鬣狗，看见他就立刻跃





身而起，高高兴兴地吠叫，先是在他身旁跳来跳去，把前爪放在他肩上，闻闻脸，最后就直挺挺地竖起尾巴，把翻卷着的肠子从肛门里伸出一英寸半至二英寸来。总之，这里正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人赢得了胜利，只是那伸出的肠子，倒是多余的了。

不过看见鬣狗的快活……这也各有不同……

但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写它有什么目的?也许，读者会问我。——我讲这个故事，目的是以直观方法表明，“人性”永远而且必定战胜“鬣狗性”。

有时我们觉得，“鬣狗性”准备充塞整个世界，不断扩充，眼看就要挤死一切有生之物了。这种幻觉并非偶然产生。四周响着哈哈声和尖叫声，阴暗深处传来唤起仇恨、争吵、倾轧的呼喊。一切有生之物都在无名的恐怖中叩头作揖。善屈膝了，美屈膝了，人性屈膝了!一切内心活动都在这个恼人念头的重压下停滞了。像挂起密不透风的帷幕似的，一切都被仇恨、诽谤、鬣狗性永远遮盖了!





然而，这是极大的犯罪谬见。“人性”从来没有真正屈膝，而是在暂时撒满“鬣狗性”的灰烬底下继续燃烧。

今后它也不会屈膝，不会中止燃烧，——决不！因为，只要能够认识“鬣狗精神”，它就绝对施展不出会造成无理及恶毒偏见的魔法，使心灵与头脑醒悟，人性就会赢得胜利。这醒悟一旦出现，就不再需要培养“鬣狗精神”了，为什么？它毕竟不会停止发出臭味，况且培养也有许多麻烦，它将自然而然地向深渊越走越远，最后，直到大海将它吞没，像古时吞没猪群一样。

智慧寄语

“人性”从来没有真正屈膝，而是在暂时撒满“鬣狗性”的灰烬底下继续燃烧。





# 笑　声

〔英〕伍尔芙

存在着一些超越于语言之上，而不是屈居于语言之下的东西，笑声就是其中之一。因为笑声虽然是含糊不清的，但却是没有任何动物能够发出的声音。如果躺在炉前地毯上的狗痛苦地呻吟着，或者快活地吠叫着，我们能辨识出它们的含义，其中也无奇怪之处，可倘若这条狗想要笑呢?倘若在你进入房间时，它没有用舌头或尾巴表示见到你时那合法的快乐，而是迸出银铃似的笑声——咧嘴而笑，摇晃着它的双肋，显示出所有表达特别欢快的通常符号。你的感觉肯定是畏缩与恐惧，仿佛是从兽嘴里听出了人声。同样我们也无法想像比我们处于更高发展阶段上的生物的笑。笑声好像是而且只是属于男人和女人。笑声是我们内心的喜剧精神的表露，喜剧精神关注的是与公认的模式不同的奇异事物、怪僻行为以及越轨之处。它在那突





然自发的笑声——我们几乎不知道它为何而来，也不知道它何时会来——中做出了自己的评注。

我们如果花时间去思考——去分析喜剧精神据以栖身的土壤，我们无疑会发现，表面上是喜剧性的东西内在则是悲剧性的。当微笑徜徉在我们唇边时，泪水已在我们的眼眶内盈盈欲溢。这——此语是班扬之言——已被人们看做是幽默的定义。但喜剧的笑声却没有眼泪的重负。与此同时，虽然它的职责与真正的幽默相比只相对微小一些，可也不能过高地估计这笑声在生活中和艺术中的价值。幽默具有其高度，最出色的心灵独自就能攀爬上峰顶极巅，在那儿犹如看全景照片似地俯瞰生活。但是喜剧却漫步在公路上，思考反省着那些琐碎和偶然的东西——所有那些在路边经过的可予原谅的过错和怪癖。

笑声比别的更能保持我们的均衡感。它始终在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没有人是完完全全的英雄或彻头彻尾的恶棍。一旦我们忘记了笑，我们看待事物就失去了分寸，也就丧失了现实感。幸运的是狗不会笑，因为如果






它们会笑，它们就会意识到作为狗的可怕局限。男人与女人在文明阶梯上的高度刚好是以被放心地赋予了解自身弱点的能力，以及被授予嘲笑人的天赋。不过我们也有危险，有着丧失这珍贵特权的危险，或许是大量粗糙而笨重的知识将它从我们胸中榨压出去的危险。

智慧箴语

最出色的心灵独自就能攀爬上峰顶极巅，在那儿犹如看全景照片似地俯瞰生活。





# 真假单纯

〔法〕弗朗索瓦·费奈隆

单纯是灵魂中一种正直无私的品质。与真诚比起来，单纯显得更高尚、更纯洁。许多人真挚诚恳，但却不单纯。他们怕遭人误解，惟恐自己的形象受到损害。他们时时关注自己，反躬自省，处处斟辞酌句、谨慎小心。待人接物他们总担心过头，又怕有所不足。这些人真心诚恳，却不单纯。他们难以同人坦然相处，别人对他们也小心拘谨。他们的弱点在于不坦率、不随意、不自然。而我们更宁愿同那些谈不上多么正直多么完美，但却没有虚情矫饰的人结交相处。这几乎已成为世人的一条准则，上帝似乎也以此为标准对人做出判断。上帝不希望我们如对镜整容一般，用太多的心思审视自身。

但是，只是注意他人而放弃自省也是一种盲目状态。





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只全神贯注于眼前事物以及个人的感官感受，这正是单纯的反面。下面是两类正好相反的事例：其一是无论效力于同类还是上帝，都全身心地忘我投入；另一类是自以为含蓄聪颖，自我意识强烈，而一旦他得意自满的情绪受到外界干扰，就会魂不守舍，心烦意乱。因此，这是虚假的聪明，乍一看冠冕堂皇，实际上与单纯追求享乐的行为同样愚蠢。前者目光短浅，只陶醉于眼前的事物；后者却过分看重自身，陶醉于内心的占有。这两者都充满虚妄。相比起来，只注重内心的冥思独想比全神贯注于眼前事物更为有害，因为它貌似聪明实则愚蠢，而且，它常诱人误入歧途，自以为是，引一孔之见为至上光荣。它使我们受不自然情绪的支配，让我们陷入一种盲目的狂热，自认为体魄强健，实际已病入膏肓。

单纯需要适度，我们自处其中既不过度激动，也不过分沉静。我们的灵魂不会因为过于注重外界事物而无暇做必要的内心自省，也不会时时注重自我，使一心维护个人形象的戒备之心扩张膨胀。要是我们的灵魂能挣脱羁绊，直视伸展的道路，不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权衡研究脚下的





步伐上，或者对已逝的岁月频频回头，那我们就拥有了真正的单纯。

智慧隽语

前者目光短浅，只陶醉于眼前的事物；后者却过分看重自身，陶醉于内心的占有。





# 软弱的人类

〔法〕卢 梭

人越是接近他的自然状态，他的能力和欲望的差别就越小，因此，他达到幸福的路程就没有那样遥远。只有在他似乎是一无所有的时候，他的痛苦才最为轻微，因为，痛苦的成因不在于缺乏什么东西，而在于对哪些东西感到需要。

真实的世界是有界限的，想像的世界则没有止境。我们既然不能扩大一个世界，就必须限制另一个世界，因为，正是由于它们之间的惟一的差别，才产生了使我们感到极为烦恼的种种痛苦。除了体力、健康和良知以外，人生的幸福是随着各人的看法不同而不同的。除了身体的痛苦和良心的责备以外，我们的一切痛苦都是想像的。人们也许会说，这个原理是人所共知的。我同意这种说法。不





过，这个原理的实际运用就不一样了，而这里所谈的，完全是运用问题。

我们说人是柔弱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柔弱”这个词指的是一种关系，指我们用它来表达的生存关系。凡是体力超过其需要的，即使是一只昆虫，也是很强的；凡是需要超过其体力的，即使是一头大象、一只狮子，或者是一个战胜者、一个英雄、一个神，也是很弱的。不了解自己的天性而任意蛮干的天使，比按照自己的天性和平安详地生活的快乐的凡人还弱。对自己现在的力量感到满足的人，就是强者。如果想超出人的力量行事，你就会变得很柔弱。因此，不要以为扩大了你的官能，就可以增进你的体力。如果你的欲望大过了你的能力，反而会使你的能力减少。我们要量一量我们的活动范围，我们要像蜘蛛呆在网的中央似地呆在那个范围的中央，这样，我们就始终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就不会抱怨我们的柔弱，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柔弱的感觉。

一切动物都只有保存它自己所必需的能力，惟独人的





能力才有多余的。可是，正因为他有多余的能力，才使他遭遇了种种不幸，这岂非一件怪事?在各个地方，人的双手生产的物资都超过他自己的需要。如果他相当贤明，不计较是不是有余，那他就会始终觉得他的需要被满足了，因为他根本不想有太多的东西。法沃兰说："巨大的需要来自于巨大的财富，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获得他所缺少的东西，最好的办法还是把他已有的东西舍弃。"正是由于我们力图增加我们的幸福，才使我们的幸福变成了痛苦。如果一个人只要能够生活就感到满足，他就会生活得很愉快，从而也会生活得很善良，因为，做坏事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智慧箴语**

除了体力、健康和良知以外，人生的幸福是随着各人的看法不同而不同的。





# 空虚的世界

〔美〕弗洛姆

现代人同自己疏远开来，同他的同伴们或同事们疏远开来，同自然界疏远开来。他变成了一种商品，他将自己当做一种投资来体验生命的活力，而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这种投资必须给他带来可以获得的最高利润。人的关系，实质上，是疏远了的或异化了的机械般动作的人的关系。每个人的安全感，是以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为基础的。每个人在思想上、情感上和行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虽然每个人尽可能地努力同其余的人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每个人还是极度地空虚和寂寞，每个人充满了强烈的不安全感、焦虑感和罪恶感。如果人的空虚和寂寞不能被克服，它们就总是会导致不安全感、焦虑感和罪恶感的产生。

我们的文明世界，提供了多种帮助人在意识中意识不





到这种空虚、寂寞的镇静剂：首先，企业化与机构部门化的机械工作，其严格的规程，促使人意识不到他自己具有人的最根本欲望，意识不到超越自身和结合的强烈要求。由于惟一的规程，在这个方向不能够成功。因此，人通过娱乐的过程化，通过娱乐工业提供的声音和风景被动地消遣，以摆脱潜意识里的绝望。除此之外，人为了克服孤独感和空虚感，还往往通过购买时髦的东西，很快地更新换旧，从中获得满足。现代人，实际上，很接近于赫胥黎在《勇敢新世界》中所描述的形象：身体肥胖、衣着漂亮、情欲放荡。然而，没有自我，除了与同伴们或同事们肤浅的接触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并且，还受那句曾被赫胥黎简洁地说出来的箴言的影响："个人觉察到，万众齐欢跳。"或者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酒明日忧。"或者最雅致的说法是："现在每一个人都幸福。"

今天，人的幸福寓于"获取乐趣"之中，获取乐趣，就在于从商品的消费和"购买"中得到满足，从风景、食物、酒精、香烟、人群、课堂、书籍和电影中得到满足——所有这些都被兼收并蓄、吞咽入肚。世界对我们的欲





望来说，是一个偌大的客体，是一个巨大的苹果，是一只巨大的酒瓶，是一个硕大的乳房。我们是吃喝者、吮吸者，是永远充满希冀、带有期望的人——也是永远失望、欲壑难填的人。我们的性格适合于交换、接受、买卖和消费。任何东西，不论是精神方面的，还是物质方面的，都成了交换和消费的对象。

智慧箴语

我们是吃喝者、吮吸者，是永远充满希冀、带有期望的人——也是永远失望、欲壑难填的人。






# 伟　人

〔英〕卡莱尔

我们知道，每个时代都要大声疾呼，召唤自己的伟大人物，但召唤并不等于发现！没有伟人，没有上天所派遣的伟人，时代再声嘶力竭地召唤，也势必要陷入混乱和崩溃，原因就在于伟人没有应声而至。

请想一想，只要能发现一个伟大人物，一个既聪明又乐于助人的人，他的才智使他可以认识到时代的需要，他的胆识使他能够将时代引导到正路上去，这样，一个时代就不会崩溃。这样的人是所有时代的救星。在那些江河日下的时代，由于无信仰、贫困和茫然不知所措，由于颓废的怀疑的种种特点和使人困恼的境况，那些时代每况愈下，直至最后土崩瓦解，这一切就像是一堆干柴，在等待着上天的火种将它点燃。





伟大人物就是火种，他直接从神那里获得巨大的力量。他的话就像是灵丹妙药，是人人都乐于信赖的。他一旦点燃那堆干柴，那干柴就会围绕着他熊熊燃烧，发出像他一样的火焰。可有人竟认为，是那些干枯的树枝把他召唤来的。不错，它们的确非常需要他，因而才召唤他！——可有些评论家却大吵大嚷地说："看，难道不是那堆枯枝自己燃烧起来的吗？"我不能不说这些人太没有眼光了。对于一个自身微不足道的人来讲，没有什么比不信仰伟大人物更可悲的了。从某一代人来看，倘若普遍地无视那种精神上的火种，而相信那一大堆干柴，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了。这就是无信仰的最终归宿。我们应该知道，在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中，伟大人物历来都是他们那个时代必不可少的救星，他们是火种，没有他们，柴堆永远也不会自行燃烧。我早就说过，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伟人们的传记。

渺小的评论家们虽然竭力宣扬无神论和普遍的精神麻痹，但幸运的是，他们并非总能得逞。在任何时代总会有伟人产生，足见他们的理论是一派胡言。更值得指出的是，无论何时，人们只要还活着，就不会让他们把自己心





中对伟人的奇特的崇拜之情根除掉。无论在什么时期，他们都不能从人们的心灵中把崇敬伟大人物的那种说来奇怪的心理完全铲除干净，这种崇敬是真正的敬佩、忠诚和仰慕之情，虽然其表现可能是朦胧的、反常的。

智慧隽语

伟大人物历来都是他们那个时代必不可少的救星，他们是火种，没有他们，柴堆永远也不会自行燃烧。





# 苦　难

〔法〕卢　梭

当我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无穷无尽的侮慢和羞辱时，间或出现的担忧和疑虑曾不时毁灭我的希望，搅得我不得安宁。这时，我未能反驳的那些有力论点，更加强烈地萦回脑际，试图在我最倒霉的时刻，一个人处于绝望边缘的时刻将我压垮。我还时不时地听到一些新的议论，和那些使我备受折磨的议论一起，浮现在我的脑海。

“哦!”这时我总是无限伤感地自忖道，“倘若我在这可怕的命运中，从理性给予我的安慰中看到的只是虚无缥缈之物，我的理性就这样毁掉自己的作品，摧毁自己留给自己的希冀与信赖的支柱，那么，还有谁能够使我免于绝望呢?在这世上惟有那些能将我安抚的幻想，又有何用处呢?当今这一代人认为在我的学说中，舍谬误和偏见无它，





而在与我对立的体系中，真理与实情却俯拾皆是。他们甚至不相信我真心实意地采纳这个学说，我自己在悉心致力于它的研究时，也曾在其间发现许多解决不了的难题。然而，它们并没有阻止我坚持这个学说。难道在芸芸众生中，惟我独智、惟我独醒么?只要合我的心意，我就能相信一切事物都是这样吗?那些在少数人看来很不可靠，甚至倘若我的感情与理智背道而驰，我自己也觉得是虚无缥缈的种种表现，我能抱以明了的信心吗?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来对付我的迫害者，岂不比恪守自己既定的戒律，一味忍受他们的中伤而不奋起反击更好吗?我自认为明智，其实不过是枉自犯了错误而成了受骗者、牺牲品。”

在那百思不得其解、郁郁不安的时刻里，有多少次我濒于绝望。如果我连续在这种状态中过上一个月，那么，我这一辈子就完了，我这个人也就完了。但是，这些从前来得十分频繁的危机，总是瞬息即逝，现在，我还未全部脱身出来，但它们是那样罕至和短促，根本不可能打搅我的安闲。那不过是轻微的忧虑，再不能损害我的心灵。就像滔滔江河中落入一根羽毛，不能改变它的流向一样。我





觉得，重新审定一下我原来已经决定采用的论点，就如同对我提出了新的评判，或向我提出了我在探索时未能得到的对真理更为成熟、更为虔诚的认识。因为这些情况没有一个符合我的实际，所以无论凭哪种坚实的理由，我都不能弃绝我在壮年时期产生的感情，去适从那些在绝望的深渊里给我平添苦难的论点。

智慧隽语

当今这一代人认为在我的学说中，舍谬误和偏见无它，而在与我对立的体系中，真理与实情却俯拾皆是。





# 我

〔英〕劳伦斯

我必须使我同我内心那可恶的毒蛇和平相处。我必须承认我最隐秘的羞怯和最隐秘的欲望。我必须说："羞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让我们互相理解并和平相处吧。"我会成为什么人，如果我必须超越我最终的或最坏的欲望，我的欲望就是我，它们是我的萌芽、我的茎、我的干、我的根。假称自己是一个天使简直是离题太远。我创造了我自己吗?我最大的欲望，就是我的成熟，我的兴旺。这永远超越我的意志，我只好学会默认。

我有伟大的创造欲，也有伟大的死亡欲。也许，这两者是完全相等的。也许秋天的衰败和春天的蓬勃完全是一码事。当然，两者是互为依存的，它们是物理世界的扩张和收缩。但是最初的力量是春天的力量，这显而易见。秋





天的毁灭只能随着春天的繁荣而来。所以说，创造是初始的，是源泉，而衰败则是结果。然而，它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就像水必定要向低处流一样。

我有创造欲和死亡欲。我能否认其中一个吗?如果那样，两者都实现不了。如果没有秋天和冬天的衰败，也就没有春天和夏天的繁盛。我必须始终从我旧的存在中解脱出来，麦子由于纯粹的创造活动被揉在一起，成了我吃下去的纯创造物——面包。来自麦子的创造之火进入我的血液。在纯粹的粮食中被揉在一起的东西现在分裂了，在我的血液里产生了火，而水汪汪的物质则通过我的肚子流入地下。我们的生命中存在着两种运动，难道有必要为其中一种运动羞怯吗?在我的血液中，火在我已经吃下的小麦面包中忽隐忽现，在更远更高的创造中闪烁，对我来说这是羞愧呢?还是骄傲?如果在我的血液中渗出一些苦涩的汗水，这怎么能说是羞耻呢?当我的意识中显出腐败之流的沉重的沼泽花时，又怎么能说是羞耻呢?那通过我的肠子缓缓向下流的腐物，自有它们的根扎在浊流中。

在我的肚子里有一块自然的沼泽，蛇在那里自然得像呆在家里。难道它不会爬进我的意识?当它抬起那低垂的头，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时，难道我应该用棍子将它杀死?我是应该杀死它呢还是挖去我那看见它的眼睛?无论如何，它将仍然在那沼泽内爬行。

那么，就让活的腐败之蛇在我们体内堂而皇之地获得它的地位吧。来吧，有斑纹的可恶的大蛇，这儿有你自己的存在，你自己的正义，是的，还有你自己所向往的美。来吧，在我精神的太阳里优雅地躺下，在我内心的理解中安然地入睡，我能感觉出你的分量，并为之十分满意。

智慧隽语

我们的生命中存在着两种运动。难道有必要为其中一种运动羞怯吗?





# 宁　静

〔英〕罗　素

过度的兴奋不仅有害于健康，而且会使对各种快乐的欣赏能力变得脆弱，使得广泛的机体满足被兴奋所代替，智慧被机灵所代替，美感被惊诧所代替。我并不完全反对兴奋，一定的兴奋对身心是有益的，但是，同一切事物一样，问题出在数量上。数量太少会引起人强烈的渴望，数量太多则使人疲惫不堪。因此，要使生活变得幸福，一定的忍受力是必要的。这一点从小就应该告诉年轻人。

一切伟大的著作都有令人生厌的章节，一切伟人的生活都有无聊乏味的时候。试想一下，一个现代的美国出版商，面前摆着刚刚到手的《旧约全书》书稿。不难想像这时他会发表什么样的评论，比如说《创世纪》吧。“老天爷！先生”，他会这么说，“这一章太不够味儿了。面对那





么一大串人名——而且几乎没作什么介绍——可别指望我们的读者会发生兴趣。我承认，你的故事开头不错，所以开始时我的印象还相当好，不过你也说得太多了。把篇幅好好地削一削，把要点留下来，把水分给我挤掉，再把手稿带来见我。”现代的出版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现代的读者对繁复感到恐惧。对于孔子的《论语》，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所有那些被当做畅销书的圣贤之书，他都会持这种看法。不独圣贤之书，所有精彩的小说也都有令人乏味生厌的章节。要是一部小说从头至尾，每一页都扣人心弦，那它肯定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伟人的生平，除了某些光彩夺目的时刻以外，总有不那么绚丽夺目的时光。苏格拉底可以日复一日地享受着宴会的快乐，而当他喝下去的毒酒开始发作时，他也一定会从自己的高谈阔论中得到一定的满足。但是他的一生，大半时间还是默默无闻地和他的妻子克姗西比一起生活，或许只有在傍晚散步时，才会遇见几个朋友。据说在康德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到过柯尼斯堡以外 10 英里的地方。达尔





文，在他周游世界以后，余生都在他自己家里度过。马克思，掀起了几次革命之后，则决定在不列颠博物馆里消磨掉他的余生。总之，可以发现，平静的生活是伟人的特征之一，他们的快乐，在旁观者看来，不是那种令人兴奋的快乐。没有坚持不懈的劳动，任何伟大的成就都是不可能的。这种劳动令人如此全神贯注，如此艰辛，以至于使人不再有精力去参加那些更紧张刺激的娱乐活动，除了加入假日里恢复体力消除疲劳的娱乐活动，如攀登阿尔卑斯山之外。

智慧隽语

平静的生活是伟人的特征之一，他们的快乐，在旁观者看来，不是那种令人兴奋的快乐。




# 荒　谬

〔法〕加　缪

一个人给自己下定义时，一方面根据伪装，另一方面也得根据他真诚的冲动。因此感情上有把下层的钥匙，此心很难求得，但它会局部地从感情所含的行动，和它所采取的心理状态中泄露出来。我这么说很明显地是在界定一种方法。但同样明显地，这是一种分析方法，而不是一种知识方法。因为方法涉及形而上学，它经常会无意地提及自己宣称为未知数的结论。同样地，一本书的最后几页在开头前几页就已经包含了。这种联系是不可避免的。此处我所界定的方法，承认一切真实的知识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描述事物的外观，只能预测气候的趋向。

也许在迥异不同但却密切相关的知识世界里，生活的艺术世界或艺术世界本身里，我们能够克服荒谬那种难以





捉摸的感觉。荒谬的气候是一个开头，其结局是荒谬的宇宙和那种心智状态，它以其真实色彩照亮了世界，进而引导出那具有特权，铁面无私的形貌。

一切伟大的行为或思想，开始都是荒谬的。伟大的作品，经常诞生于街角或餐馆的旋转门边，因此它是荒谬的。荒谬的世界诞生于卑微中，但由此衍生出它的崇高性。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人们问你在想什么，你回答“没什么”，这可能是一个托词。恋爱中人深知此理。但如果那是个真诚的答复，它象征着灵魂由奇异状态中的虚空变得充实，日常生活姿势的锁链断裂，人心徒然地追寻新的链环，那么这答复就成为荒谬的第一个信号。

碰巧这舞台坍塌了。起床、坐车、办公室或工厂4小时；吃饭、坐车、工作4小时；吃饭、睡觉，以及接踵而来的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依照着同样的节拍——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步调很容易跟上。但是有一天“为什么”这问题产生了，于是，万事复始时，你会感到极端不耐烦和疲惫。“开始”——这





很重要。履行机械化生活最后的结果就是疲惫，但同时它却产生了意识的冲动。它唤醒了意识和接踵而来的一切。接下去的行为，是重新套上那链环，再不然就是豁然的觉醒。觉醒的结局及时导出后果：自杀或复元。

疲惫本身令人生厌。我必须宣称这种感觉很好。因为万事始于意识，除了通过它，任何事情都毫无价值。这种论点并无新鲜之处。但它是明显的，在概略地探讨荒谬的起源的过程中，暂时这些就足够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纯粹的“焦虑”存在于万物之始。

**智慧箴语**

荒谬的世界诞生于卑微中，但由此衍生出它的崇高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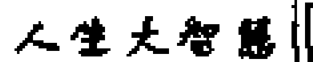
# 路

〔英〕劳伦斯

世上有如此多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交出意志从而成为大趋势中的一朵火花，或者扣留意志，蜷缩在意志之内，从而逗留在大趋势之外，豁免生或死。死神最终是要胜利的。即便到了那时，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能够生存，在虚无中豁免死，对于将否定施加给我们的自由意志。

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在孤独中认出哪条是我们应该走的路，然后将自己交给道路，坚定地向着目的走去。笔直的死亡之路有其壮丽和英勇的色彩：它用热情和冒险打扮自己，浑身跃动着奔跑的豹、钢铁和创伤，长着水淋淋的水莲，它们在自我牺牲的腐泥里发出冰冷而迷人的光。生之路上则长满毛茛属植物，一路上野鸟啭鸣，歌唱着真正





的春天，歌唱梦中创造的壮丽的建筑。我踩着充满敌意的敏感之路，为了我们高贵的不朽的荣耀，为了一些娇小的贵夫人，为了无瑕的、由血浇灌的百合花，我们冲破迷人的血的炫耀。或者，从我的静脉中生出一朵高雅的、无人知晓的玫瑰，一朵生命精神的玫瑰。这玫瑰超越任何妇女、任何男人而存在。对虚无来说，我这闪光的、超然存在的玫瑰只是一颗小小的卷心菜，当羊群走进花园时，它们会冷淡地对待玫瑰，但吃卷心菜时却贪婪无比。对虚无来说，我壮丽的死就像江湖骗子的表演，如果我在消极的嗅觉下稍稍使我的矛倾斜一下，那就是可怕的、非人道的罪行，必须用“正确”的统一的口平口平声压倒和制止窒息。

世上有两条路和一条没有路的路。我们不会关心那不是路的路。谁想走一条没有路的路呢?有的人可能会坐在他那没有路的路的尽头，像一颗长在花梗盲肠上的卷心菜。

有条路，即没有路的路往往被人忘却。有条路，有炽热的阳光洒落下来，渗透开花的大地。有红色的火在它回





去的路上，在即将来临的分裂中向上升腾。火从太阳那儿下来投人种子，扑通一声跳人生命的小水库。绿色的泡沫和细流向上喷射，一棵树、一口玫瑰的喷泉、一片水气朦胧的梨花般的云朵。火又返了回来，树叶枯萎，玫瑰凋谢。火又返回到太阳，暗淡的水流消逝了。

这一切就是生，就是死——同懒汉般的羊群迥然有异。有迅速的死，也有缓慢的死。我投一束光线在多花的灌木上，平衡倒塌变成了火焰路，在死亡的翅膀上，灌木丛向上冲去，在烟雾中，暗淡的水在流逝。

智慧隽语

有条路，即没有路的路往往被人忘却。有条路，有炽热的阳光洒落下来，渗透开花的大地。





# 幸福感

〔美〕爱因·兰德

幸福是个人达到自我价值的意识状态。如果一个人珍视创造性的工作，这就成了他生活中幸福的衡量标准。但是，如果一个人喜欢破坏(像虐待狂)，喜欢自我折磨(像受虐狂)，喜欢超验(像神秘主义者)，喜欢无头脑的蛮横者，他们所声称的幸福则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成功标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无理性主义者的情感状态是不能被定义为幸福或快乐的：这只是通过可怕的麻醉而获得的暂时解脱。

通过追求无理性的奇想不能达到生命和幸福。这就好比一个人，他可以自由地通过各种散乱的手段生活，像寄生动物、闲荡者或抢劫者那样，但不可能具有成功的自由。所以，他可以自由地去追逐幸福，以一种非理性的欺诈、奇想、幻觉和各种逃脱现实的方式进行，但他无法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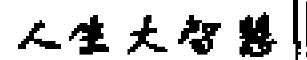


动，也无法逃避由此而来的责任。

可以引一段高尔特的话，幸福是一种无矛盾的快乐状态——一种没有惩罚或犯罪感的快乐，这种快乐不与你自己的价值相冲突，也不是自我毁灭性的生活……只有理性的人才有可能幸福，他除欲望理性的目标而别无他求，除了追求理性的价值和理性行为中的快乐别无它求。

生命的延续和幸福的追求并非两个彼此独立的问题。将自己的生活作为终极价值，将幸福作为最高的追求是同一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从存在论角度来说，追求理性目标的活动就是维护自己生命的活动；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行为的结果、奖赏及伴随物是幸福的情感状态。正是通过幸福的感受，使自己每时每刻都真正地生活着。当一个人感受到真正幸福时，那本身就是目的。这种幸福使他知道："这是值得生活的"——它用情感的术语加以确证和赞赏，成为一种形而上的事实，生命本身就是目的。

但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不能被颠倒。只有将"人类


的生命”看成最基本的，并追求所需的理性价值，才能达到幸福。而不是将“幸福”作为不可定义、不可推导的基本东西，以此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如果你达到了用价值的理性标准衡量善，这必然使你感到幸福。但是，如果这种使你幸福的感受是以没有确切定义的情感标准衡量，它就不一定是善的。将“任何使你快乐”作为引导你行为的标准，这就意味着你仅仅为情感的奇想所引导。情感不是认识的工具。受奇想(一种对其源泉、本性和意义无法知晓的东西)的引导，就是将自己沦为盲目的机器人，受未知恶魔的控制。

智慧箴语

把自己的生活作为终极价值，把幸福作为最高的追求是同一过程中的两个方面。





# 幸福的价值

〔德〕费尔巴哈

与追求幸福发生矛盾并牺牲幸福，这不是说明什么别的，而只说明(自然如果这种自我牺牲未达到自杀)为了主要的东西牺牲次要的东西，为了类而牺牲种，为了高级的福利牺牲低级的福利，为了不可缺少的东西，为了必要的东西牺牲可以缺少的东西，虽然这种可以缺少的东西也是可爱的和可贵的，虽然缺少这种东西会引起苦痛。但是，如上所述，必要性开始的地方，幸福也就不会终止。水不是酒，它只不过是适于饮用的一种液体，在各种饮料中它是无色无臭无味的必需品。通常人在需要时才感觉到它的必要性，这是它惟一有效的魔力。这种必要性将水变为酒，将黑麦变为极精细的上等小麦粉，将草垫变为由鸭绒做的被褥；将泥土塑造为公爵，而反之也常将公爵变为泥土！将最平常、最低级的东西变为最高级的东西，将最不值





钱的东西变为无价宝；故乡的泥土，通常被人们任意践踏，但对于可怜的被放逐者来说，它又变成了虔敬接吻的对象。

幸福生活的价值不是固定不变的，也如寒暑表一样，它有时会升高，有时会降低。一个陈腐的真理是：我们并不把经常不断享受的东西感觉为幸福，并加以珍重；另一个陈腐的真理是：为了认识某种东西是幸福，最好我们先丧失这种东西；我们有了某种东西，就能真正幸福，虽然我们不认识它也不注意它。这样的幸福首先是健康。

对于一个健康者说来，健康是毫不足奇的，是当然的，是不值得注意和重视的，而实际上它却是其他一切幸福的前提条件。没有财产(不问这种财产是由自己的劳动而来，或由资本即被蓄积的他人劳动而来)，健康只是一种健康的饥饿的可悲的能力。但是，如果一个除了自己的手或头以外说不出其他任何东西是自己的赤贫者，一旦病了，或开始感觉不舒适，啊! 你看，原来极少受重视的健康会怎样立刻在人生幸福中抬高自己的地位，会怎样变成超越其





他一切幸福的幸福，变成最高的幸福！赤贫者会激动地大声说："我将永远不再抱怨自己的贫穷，抱怨贫穷给我带来的无数苦难！只要你——健康——和我在一起，有了你，我的劳动能力就会重新发挥作用，那时我就会有为了过幸福的日子所需要的一切！"

智慧隽语

幸福生活的价值不是固定不变的，也如寒暑表一样，它有时会升高，有时会降低。





# 生命中能够承受之轻

任何人不能替我思考，就像任何人不能替我戴帽子一样。

——维特根斯坦





# 榕树的语言

〔印度〕泰戈尔

我的窗前是一条红土路。

路上辚辚地移动着载货的牛车，绍塔尔族姑娘头顶着一大捆稻草去赶集，傍晚归来，身后甩下一大串银铃般的笑声。

而今我的思绪并不在人走的路上驰骋。

我一生中，为各种难题愁闷的、为各种目标奋斗的年月，已经埋人往昔。如今身体欠佳、心情淡泊。

大海表面波涛汹涌，但在安置地球卧榻的幽深的底层，暗流把一切搅得混沌不清。当波浪平息，可见与不可见，表面与底层处于充分和谐的状态时，大海是平静的。

同样，我拼搏的心灵憩息时，我在心灵深处获得的是宇宙元初的乐土。





在行路的日子里，我无暇关注路边的榕树，而今我弃路回到窗前，开始和他接触。

他凝视着我的脸，心中好像非常着急，仿佛在说，“你理解我吗?”

“我理解，理解你的一切。”我宽慰他，“你不必那么焦急。”

宁静恢复了片刻，等我再度打量他时，他显得越发焦灼，碧绿的叶片飒飒摇颤，灼灼闪光。

我试图让他安静下来，说：“是的，是这样，我是你的游伴。千百年来，在泥土的游戏室里，我和你一样，一口一口地吮吸阳光，分享大地甘美的乳汁。”

我听见他中间陡然起风的声响。他开口说：“你说得对。”

在我心脏血液的流动中回荡的语音，在光影中无声地旋转的音籁，化为绿叶的沙沙声，传到我的身边。这声音是宇宙的官方语言。

它的基调是：我在，我在，我们同在。

那是莫大的欢乐，在那欢乐中宇宙的原子、分子瑟瑟颤抖。今天，我和榕树操同一种语言，表达心头的喜悦之





情。

他问我：“你果真回来了？”

“哦，挚友，我回来了。”我即刻回答。

于是，我们有节奏地鼓掌，欢呼着“我在，我在”。

智慧身语

在行路的日子里，我无暇关注路边的榕树，而今我弃路回到窗前，开始和他接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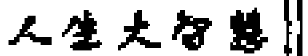
# 智　慧

〔古罗马〕塞涅卡

有一种人由于饥饿的缘故学会了某些前所未闻的职业，一旦让这种人知道了你的住处，进了家门，那你就是让人来调整你走路的姿势，让人来看你吃饭的时候如何动嘴。这情况会一直继续下去，直到你不能再容忍他们的行为，不能再轻信他们的诉说，使他们不敢再这样大胆无耻。

事情的正常进展总是先通过各个容易的阶段，逐渐达到高级阶段的，所以即使陷入争吵的人们，开始的时候也是用商量的口气说话，只是后来才声振云霄的。绝没有人一开始就慷慨激昂地呼吁“所有真诚的罗马人的帮助和支援”……在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进行发声训练，而是通过它训练我们自己的心灵。




因此，我使你减少了一个不小的麻烦。我在给你的这些恩惠上添加下面这个小小的贡献，即再赠你一句著名的希腊格言吧：“傻瓜的生活缺少感激，充满忧虑，因为它完全集中于未来。”你认为怎样的生活是“傻瓜的生活”呢?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受着欲望的驱使，盲目地投入各种活动，而这些活动很可能对我们造成损害，却肯定不能带给我们满足——如果能够使我们感到满足，那我们现在就该是很满足的了。决不要以为什么也不要求就是快乐，没有一点财产就极其令人满意。所以要经常回顾一下你业已取得了的成就，想起那些跑到你前面去的人时，要同时想到落后于你的人。

如果你想在神灵和你的生活都受到关注的地方得到赏识，那你就要想一想，你究竟比多少人卓越。当你已经超越自身时，又何必去管他人呢?你要为自己规定一个你想超越也超越不了的界限，要最后告别各种欺骗性的奖赏。这种奖赏对于希望得到它的人来说，是比已经得到它的人更为宝贵的，要是其中有什么实在的东西，它们就会迟早给你带来充实感，可事实上它们仅仅是加剧希望得到它们的





人的渴求之情。

抛开一切浮华的只能用来炫耀和显示的东西吧。谈到未来的尚不确定的命运，为什么我只要求命运给我这个那个，而不要求自己不去要求这些东西呢?我究竟为什么要这些东西呢?是因为我完全忘记了人类意志薄弱的品性而企图将这些东西积蓄起来吧!我劳作的目的是什么呢?

智慧隽语

你要为自己规定一个你想超越也超越不了的界限，要最后告别各种欺骗性的奖赏。





# 为何可笑？

〔美〕爱默生

一切笑话、一切喜剧的本质似乎是：若隐若现，然而却是诚实的、善意的。我们假装要做什么事，却不去做，一方面仍旧在那里大声嚷着要做。智力遇到了阻碍，期望遇到了失望，智力的连贯性被打断了，这就是喜剧，而它在形体上表现出来，就是我们称之为“笑”的那种愉快的抽搐。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种鸟兽的诡计——自然界里没有半幻半真，没有似隐似现，直到人类出现。没有知觉的生物才执行智慧的全部意志。一棵橡树或是栗树从来不去做它不会做的事，即使在植物界确实有一种现象，我们称它为“停止发育”，但那也是大自然的一种作用，从智能方面看来，它同样完整，在各种不同的境况下完成了更





进一层的作用。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兽类。它们的活动显示出永远正确的见识。但是人，因为有理性，他能观察到一件事物的全部与部分。理性是全部，而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是部分。

整个大自然对于整个思想都是适合的——也可以说，对于理性是适合的。但是你把大自然的任何一部分分开来，试着将它单独看做大自然的全部，那就是荒诞感觉的起源。幽默——那永久的游戏体贴地、和蔼地观看着每一件事，超然地，就像你看见一只老鼠，将它与永恒的整体比较。你欣赏每一个自满的生物在毫无情义的宇宙内顾盼自若的姿态，为它祝福，然后遣开它。某人的形体，一匹马、一个萝卜、一只面粉袋，一把伞——任何事物，你将它与一切事物的关系隔离开来，默想它单独地站在绝对的大自然里，它立刻变成喜剧性的。无论多么有用，多么可尊敬的品质，都不能将它从滑稽的局面中挽救出来。

因为人有理性——也就是那“整体”——所以人的形体是完整的表示，向我们的幻想力暗示真与善的完美，用





反衬的方法暴露出任何半隐半显的、不完全的东西。完美与人的形体之间有一种基本的联系。但是等到实际的人登场时，如果发生的事情并不能使这期望实现，我们的理智就会立刻看出那矛盾，表现在外的就是肌肉感的刺激——笑。

智慧隽语

整个的大自然对于整个的思想都是适合的——也可以说，对于理性是适合的。





# 形　式

〔前苏联〕邦达列夫

看来可以同意和很容易相信那些最高规律的合理性，相信一切事物从诞生到经过一段注定的时期而消亡直至溶化在永恒中，都有自己的开始和终结。也可以同意这样的观点，就是宇宙中没有一种事物是不具有形式的。因为任何一种形式都会转变成另一种形式，因而不存在无限，而作为形式的融合，又存在着无限。对我们的意识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关闭的空间的美更完善和美好。任何内容、任何思想都竭力从形式中流露出来，就是说关闭在有限的空间里，而不是在我们的接受能力达不到的无止境的宇宙空间。比方说，道路、河流、沙漠、秋日天空中的星座都是形式，这些形式给予存在的万物一种不足信的完善和美。形式也有很丑陋的，但它是容器，没有它，所有的人类思想、感情和事物都会漫流到不可捉摸的虚无之中。





与生命的永恒相比，这是在运动、美、情感和不完善形式中的一种封闭的空间，而人们则是它们忠顺的仆从。只是目前谁也没能彻底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何而生，为何而死。这是什么——是物质形式的变态？是灵魂？是惩罚？是幸福？是过渡的桥梁？或者仅仅是这个世界的日常现象，而这个世界或许就是这样被创造的，使人不能向它提出“孩子气”的问题。但对生命的所有场合都能作出答案。虚伪的乐观主义则是一种屏风的形式，在这屏风后面隐藏着睡眼惺忪、饱食终日的面孔。谁像感受自身痛苦一样努力去感受别人的痛苦，谁愿意倾听痛苦和求援的呼声，他就永远不会停止寻求答案，并选择一种有着较近的通往仁慈之路的绿色平原的形式。

智慧隽语

形式也有很丑陋的，但它是容器，没有它，所有的人类思想、感情和事物都会漫流到不可捉摸的虚无之中。





# 神秘主义

〔英〕毛　姆

神秘主义是无从证明的，它只需要内在的信心。它不是依附教义而存在的，因为它从各种教义中摄取养料，它因人而异，能满足任何癖性。它是一种感觉，认为我们生活于期间的世界只是精神宇宙的一部分，因而有它存在的意义，它是一种上帝就在面前的意识，意识到上帝支持着、安慰着我们。神秘主义者记叙了那么多他们的经验，内容又那么类似，人们很难否认它们的真实性。

的确，我自己有过一次经验，只能用神秘主义者们描述他们的出神时所用的语言来描述。那时我正坐在开罗附近的一座无人的清真寺里，突然我感觉如醉似狂，我强烈地感到宇宙的力量和重大意义，感到和宇宙亲密无间的、令人震撼的交流。我几乎可以说，我好像看见上帝就在我





面前。这无疑是一种普通的感觉，神秘主义者审慎地只拣它的影响可以收到明显结果的，才加以宣扬。我认为这种感觉除宗教的原因之外，其他原因也可能引起。

圣徒们愿意承认，艺术家们也会有这种感觉，犹如我们知道，爱情能够产生类似的状态，所以神秘主义者们常喜欢使用恋人的情话来表白他们这种极乐的精神境界。我看这并不比另一种情况更神秘些，那就是心理学家至今没有解释清楚的一种情况：你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明明觉得在过去什么时候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情景。

神秘主义者们的欣喜若狂是真实的，不过那只对他们自己有意义。神秘主义者和怀疑论者有一种论点是相同的：我们的智力无论怎样探索，最后还将有个广大的奥秘。

面对这个大奥秘，慑服于宇宙的伟大，所以对哲学家们所告诉我的，圣徒们所告诉我的，都不能满意，我有时追溯到穆罕默德、基督和释迦牟尼之前，到希腊诸神、耶





和华和太阳神之前，直到奥义书中的“梵”。那种精神——如果“梵”可以称为是精神的话——自生而不依附于其他一切生存，一切生存的都生存在它之中，它是一切生命之源，它至少有一种光焰万丈的伟大，使我的想像得到满足。

智慧隽语

神秘主义者和怀疑论者有一种论点是相同的：我们的智力无论怎样探索，最后还将有个广大的奥秘。






# 超越现实

〔美〕亨利·梭罗

人们尊崇迢遥疏远的真理，那在制度之外的，那在最远一颗星后面的，那在亚当之前的，那在末代以后的。自然，在永恒中是有着真理和崇高的。可是，所有这些时代，这些地方和这些场合，都是此时此地的啊！上帝伟大就在于现在伟大，时光尽管过去，他绝不会更加神圣一点。只有永远渗透现实，发掘围绕我们的现实，我们才能明白什么是崇高。宇宙经常顺从我们的观念，不论我们走得快或慢，路轨已为我们铺好。让我们穷毕生之精力来意识它们吧。诗人和艺术家从未得到这样美丽而崇高的设计，然而至少他的一些后代是能完成它的。

让我们如大自然一般自然地过一天吧，不要因硬壳果或掉在轨道上的一只蚊虫的翅膀而出了轨。让我们黎明即





起，不用或用早餐，平静而又无不安之感，任人去人来，让钟去敲，孩子去哭，——下个决心，好好地过一天。

为什么我们要投降，甚至于随波逐流呢！让我们不要卷入子午线浅滩上的所谓午宴之类的可怕急流与漩涡，而惊慌失措。熬过了这种危险，你就平安了，以后是下山的路。神经不要松弛，利用那黎明似的魄力，向另一个方向航行，像尤利西斯那样在桅杆上生活。如果汽笛啸叫了，让它叫得沙哑吧。如果钟响了，为什么我们要奔跑呢?我们还要研究它算什么音乐?让我们定下心来工作，并让我们的脚跋涉在那些污泥似的意见、偏见、传统、谬见与表面中间，这蒙蔽全地球的淤土啊，让我们越过巴黎、伦敦、纽约、波士顿，教会与国家，诗歌，哲学与宗教，直到我们达到一个坚硬的底层。那里的岩石被我们称之为现实，然后说，这就是了，不错的了，然后你可以在这之上，在洪水、冰霜和火焰下面，开始在这地方建立一道城墙或开拓一片国土，也许能安全地立起一个灯柱，或一个测量仪器，不是尼罗河水测量器，而是测量现实的仪器。






让未来的时代能知道，谎骗与虚有其表曾洪水似地积了又积，积得多么深啊。如果你直立并面对着事实，你就会看到太阳闪耀在它的两面，它好像一柄东方的短弯刀，你能感到它的甘美的锋镝正剖开你的心和骨髓，你也欢乐地愿意结束你的人间事业了。生也好，死也好，我们仅仅追求现实。如果我们真要死了，让我们听到我们喉咙中的咯咯声，感到四肢上的寒冷好了，如果我们活着，让我们干我们的事情。

智慧隽语

如果汽笛啸叫了，让它叫得沙哑吧。如果钟响了，为什么我们要奔跑呢?我们还要研究它算什么音乐。





# 燃烧的火

〔美〕劳伦斯

人一旦进入自我，超越了生，超越了死，两者都达到了完美的地步。这时候，他就能听懂鸟的歌唱、蛇的静寂。

然而，人无法创造自己，也达不到被创之物的顶峰。他始终徘徊着，直至能进入另一个完美的世界。但他还是不能创造自己，也无法达到被创之物完美的恒止状态。为什么非要达到不可呢？既然他已经超越了创造与被创造的状态。

人处于开端和末日之间，创世者和被创造者之间。人介于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的中途，既兼而有之，又超越各自。





人始终被往回拖，他不可能创造自己，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他只能委身于创世主，屈从于创造一切的未知。每时每刻，我们都像一种均衡的火焰被从这个根本的未知中释放出来。我们不能自我容纳，也不能自我完成，每时每刻我们都从未知中衍生出来。

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最高真理。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基于这个根本的真理。我们是从基本的未知中衍生来的。看我的手和脚：在这个已创造的宇宙中，我就止于这些肢体。但谁能看见我的内核，我的源泉，我从原始创造力中脱颖而出的内核和源泉?然而，每时每刻我在我心灵的烛芯上燃烧，纯洁而超然，就像那在蜡烛上闪耀的火苗，均衡而稳健，犹如肉体被点燃，燃烧于初始未知的冥冥黑暗与来世最后的黑暗之间。其间，是被创造和完成的一切物质。

我们像火焰一样，在两种黑暗之间闪烁，即开端的黑暗和末日的黑暗。我们从未知中出来，又归人未知。但是，对我们来说，开端并不是结束，两者是根本不同的。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两种未知之间如纯火一般燃烧。我们命中注定要在完美的世界，即纯创造的世界里得到满足。我们必须在完美的另一个超验的世界里诞生，在生与死的结合中达到尽善尽美。

《智慧隽语》

我们从未知中出来，又归入未知。但是，对我们来说，开端并不是结束，两者是根本不同的。






# 动 物 性

〔俄〕列夫·托尔斯泰

为了搞清人的生命，搞清为了达到人的幸福，人的动物性肉体所应服从的规律，人们在不断地观察，或者观察人的历史存在，而不是人的生命本身；或者观察人不能意识到的、却能看得见的，动物、植物、物质对各种规律的服从。他们所做的事，好比是在研究他们不了解的事物的情况，以便找到他们所要服从的未知的目的。

这样说也没有什么错：研究我们看得见的人的历史存在现象，对我们是有益处的；研究动物性肉体和别的动物的规律，对我们也有教益；而研究物质本身所遵循的规律，对我们来说同样有好处。所有这些研究对于人类来说都是重要的，它可以向人指出那些必然要在人的生命中实现的东西。但是，很明显，研究那些已经实现了的，并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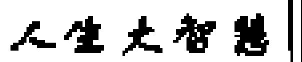


我们看见了的东西，无论多么充分圆满，都不能向我们提供最主要的知识——我们的动物性肉体为了幸福所必须服从的那一规律的认识。研究已在实行的规律，对我们会有益处，但是这只能在我们必须承认理智规律的情况下，即在承认我们的动物性肉体所应服从的规律的情况下它们才有益处，否则就不能。

树木无论怎么清楚地研究(假如它能研究的话)，在它身上发生的所有化学的、物理的现象，它还是不能从这研究中为自己总结出吸吮浆液并把它分送到树干、树叶、花朵、果实中去的必要性。

人也如此，无论他多么好地研究了他的动物性个体所遵循的自然规律，以及物质所遵循的规律，这些规律都不能给人哪怕是最微小的指示，告诉他怎样处理手中的面包，是把它给妻子，还是给陌生人，给狗或者是自己吃掉它?是捍卫这块面包，还是把它送给乞求他的人呢?而人类的生命正在于必须时时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研究动物、植物、一般性物质的存在所遵从的规律，不仅有益，而且







还是搞清人的生命规律所必需的。然而，这只能在它的目的是搞清人类认识的最主要的对象：搞清理性规律的情况下，才会这样。

在把人的生命只想像成动物性的存在时，在把理性意识所揭示的幸福看成是虚无的东西，并认为理性规律仅仅是幻影的情况下，这种研究变得不仅空洞，而且有害，它阻挡人们去搞清认识的惟一对象，将人引入迷途，使人相信，考察了对象的影子，就能知道对象本身。这种研究的谬误似乎很像一个人认真地研究了生灵的影子的全部变化和运动，于是断定这种运动的原因在于他的影子的变化和运动。

智慧隽语

研究动物、植物、一般性物质的存在所遵从的规律，不仅有益，而且还是搞清人的生命规律所必需的。





# 虫　语

〔美〕富兰克林

那两位，一位是蚋先生，一位是蚊先生，讨论得非常热烈，它们似乎忘记了“虫生”的短促，好像很把握可以活满一个月似的。你们多快乐呀，我这么想，你们的政府一定是贤明公正、宽仁待民的。你们没有牢骚可发，你们也用不着闹党派斗争，你们竟有闲情逸致在这里讨论外国音乐的优劣。我转过头来，看见另一片树叶上有一位白发老蜉蝣，它正在自言自语。我听得很有趣，因此把它笔录下来。我的好朋友的情深意厚，我已领受很多，她的清风明月的风度，她的妙音雅奏，一向使我倾倒不已，我这一段笔记，无非博她一笑，聊作报答而已。

老蜉蝣说：“我们的哲人学者，在很久很久以前，以为我们这个宇宙(即所谓芍丽磨坊)，其寿命是不会超过





18 小时的。我想这话不无道理，因为自然界芸芸众生，无不倚赖太阳为生，但是太阳正在自东向西地移动，很明显，太阳已经落得很低，快要沉到我们地球尽处的海洋里去了。太阳西沉，为大地周围的海洋所吞，世界变成一片寒冷黑暗，一切生命无疑都将灭亡，地球归于毁灭。地球的寿命一共 18 小时，我已经活了 7 个小时了，说起来时间也真不少，足足有 420 分钟呢!我们之中有谁能够如此尽享高寿的呢?我看见好几代蜉蝣出生、长大，最后死去 。我现在的朋友只是些我青年时代朋友的子孙，可是它们，咳，现在是都已不在“虫世”了。我追随它们于地下的时候也将不远，因为现在我虽然仍旧步履轻健，但天下无不死之虫，我顶多也只能再活七八分钟而已。我现在还是辛辛苦苦地在这片树叶上搜集蜜露，可是这有什么用呢?我所收藏的，我自己是吃不到了。回忆我这一生，为了我们这树丛里同胞的福利，我参加过多少次政治斗争，可是法律无道德配合，政治仍旧不能清明，因此，为了增进全体蜉蝣类的智慧，我研究过多少种哲学问题!‘道心惟微，虫人惟危。’我们这一族蜉蝣必须随时戒慎警惕，否则一不小心，在几分钟之内，就可能变得像别的树丛里历史较悠久





的别族蜉蝣一样，道德沦丧，万劫不复！我们在哲学方面的成就又是多么的渺小！呜呼，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的朋友常常来安慰我，说我年高德劭，为蜉蝣中之寿星，可是到了第18小时的时候，整个芍丽磨坊都将毁灭，世界末日已临，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吗？”

智慧隽语

我现在还是辛辛苦苦地在这片树叶上搜集蜜露，可是这有什么用呢？我所收藏的，我自己是吃不到了。





# 基督的地位

〔英〕罗　素

耶稣说过："天子将派遣他的天使们，他们将把一切犯罪和邪恶的人逐出天国，并将那些人投入地狱之炉，那儿将有哭泣和咬牙切齿的愤怒。"而且基督将巡视于号哭和咬牙切齿之间。

这种描述在一节又一节的经文中屡屡可见。很明显，基督因看见号哭和咬牙切齿而感到快乐，否则这种描述就不会常常出现。自然，你们大家还记得绵羊和山羊的故事。当基督第二次来到的时候，他将把绵羊和山羊分开而且对山羊说："离开我，你们这些被诅咒的，去到永恒之火中。"他继续说："这些将去到永恒之火中。"他再说："假如你的手触怒你，割掉它，带着双手进入地狱不如没有手，在地狱里，虫子不死，火不熄灭。"基督曾一





再这样说。我必须说我认为这种主张以地狱之火作为对罪恶处罚的学说，是一种残酷的学说。是一种把残酷放在世界上的学说，使世界上的人代代受苦。假如你认为基督的史官们的记载能代表他，那么福音中的基督对那种痛苦是应该负一部分责任的。

还有一些事情的重要性是较小的，譬如说加达伦的猪。的确，把魔鬼放在猪的身体里面，让它从山上奔向海中是不仁慈的。你必须记得，基督是全能的，他可以使魔鬼离开，但是他却将它们送入猪的身体里面。还有那无花果树的故事，总是令我感到困惑。

你们该记得关于无花果树的事情。基督正感到饥饿，从远处他看见一棵有叶子的无花果树。于是他走向那树因为他觉得也许可以发现果实。当他走到树的前面，他发现并没有果实，因为那不是结果实的季节，于是耶稣对那树说："今后将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实，……"彼得向基督说："老师，瞧！被你诅咒的无花果树已经萎死。"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故事，因为那不是结果实的季节，你真的不能责怪树。我本人感觉到，或是在智慧方面，或是在道德方面，基督的地位都不如历史上另一些名人高。在这些方面，我想我会将佛和苏格拉底放在比他更高的地方。

智慧隽语

假如你认为基督的史官们的记载能代表他，那么福音中的基督对那种痛苦是应该负一部分责任的。





# 哲　学

〔英〕毛　姆

我们都知道，尼采的哲学如何影响了世界的某些部分，它所造成的祸患应该说也是众所周知的。它的流传不是靠它可能蕴含的深邃思想，而是得力于生动的文体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形式。一位哲学家不下功夫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通顺明畅。这只能说明他所考虑的仅是学术价值的一方面。

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发现有时候即使是专业哲学家之间也并不彼此理解。布拉德莱常坦白表示他不理解与他争论的对方所持的观点究竟是什么意思，而怀德海教授有一次则说，布拉德莱说的有些话他竟不知所云。如果最杰出的哲学家们都不能彼此了解，我们外行人不懂他们所说的，完全不足为奇。





诚然，形而上学是艰涩的。我们在思想上应该有所准备。外行人像是在走钢丝，手里又没有一根杆子帮他保持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要能够平安落地，就该谢天谢地了。这技艺是够刺激的，值得冒跌跤的危险。

我在好多地方看到这样的观点，认为哲学是数学家们探讨的领域。这说法使我百惑不解。既然进化论学说认为知识是为生存斗争的实际原因而发展出来的，那么与全人类利益密切相关的知识的总和怎么可能仅由一小圈富有稀世才智的人们专用呢?我难以置信。虽然如此，要不是我看到布拉德莱承认他对这门深奥的科学——数学也所知极微，我很可能对哲学望而却步，放弃我在这方面的愉快探究，因为我是没有数学头脑的。布拉德莱可不是平庸的哲学家。

我们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味，缺少了这个，人就完了。不见得你非要是个数理学家，才能掌握关于宇宙、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罪恶的奥秘以及真实的意义等等正确理论，犹如不见得你一定先要训练好能够把20瓶不同的





红葡萄酒万无一失地分别说出它们的年份来，才能品赏佳酿。

哲学并不只是一门与哲学家和数学家有关的学问。它与我们人人有关。的确，我们大多数人是间接地接受各种哲学思想的，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哲学。而事实上即使最不动脑筋的人也不自觉地有他的哲学。第一个说“泼翻了的牛奶，哭它也没有用”的老婆子，就是一个哲学家。因为她的意思不正是后悔无用吗?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

**智慧隽语**

我们大多数人是间接地接受各种哲学思想的，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哲学。





# 理性的谬误

〔美〕威廉·詹姆斯

在我最近所读的一本哲学著作中，我发现有这样一段话："正义是理想的，惟一理想的。理性认为它应该存在，但经验又表明它不可能存在……应该存在的真理不能存在……理性因经验而变成畸形。只要理性一进到经验里面，它马上就成了敌对理性的了。"

这里理性主义的谬误是从泥泞的具体经验中抽出一种性质，并发现被抽出的性质是这样的纯粹，于是就把它作为一种对立的更高本性，拿来和所有它的泥泞的例子加以对照。它始终是它们的本性，它是被确认的被证实的真理的本性。它使我们的观念被确认。我们追求真实的义务也就是我们应做有利的事情这种一般义务的一部分。真观念所带来的有利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责任追寻它们的惟一理





由。完全相同的理由也存在于财富和健康的情形中。真理并不比健康和财富更多地提出其他种类的要求，强加其他种类的义务。所有这些要求都是有条件的，我们所获得的具体益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追求责任的含义。在真理这一事例中，以长远的眼光看不真实的信念是有害的，就像以长远的眼光看真实的信念是有利的一样。抽象地说，“真的”性质可以说就是绝对越来越珍贵的，而“不真”的性质则是绝对越来越让人讨厌的。无条件地，一个被称做好的，另一个就应被称做坏的。我们只应该要真实的，避开虚假的。

但如果我们只从字面上看所有这类抽象，并将它和培植它的经验土壤对立起来，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将自己置于一种多么荒谬的位置上。

如果这样，我们在实际思考中就会举步维艰，什么时候我应该承认这个真理?而什么时候又应该承认那个真理?这种承认应该是大声的?或者是沉默的?如果是有时大声有时沉默，那么现在该采取哪一种?什么时候一个真理可以放

进百科全书的冷库?什么时候它又应该出来战斗?难道因为2+2=4要求我们永远承认它，我就必须不停地重复它吗?还是说，它有时是不相干的?难道因为我确实具有罪孽和缺陷，我的思想就必须日夜纠缠在它们上面?——还是说，我可以掩盖并忽视它们，以便使自己成为一个体面社会的一分子，而不是一个带着病态性忧郁和忏悔的东西?

智慧隽语

在真理这一事例中，以长远的眼光看不真的信念是有害的，就像以长远的眼光看真实的信念是有利的一样。





# 从意识开始

〔俄〕列夫·托尔斯泰

经常有人思考，也经常听到有人说：抛弃个人的幸福是人的长处，人的功勋。实际上，抛弃个人的幸福——不是人的长处，也不是功勋，而是人的生命不可缺少的条件。在人意识到自身是一个同整个世界相分离的躯体的时候，他认识到别的躯体也与全世界分离着，他就能理解人们彼此间的联系，他也能理解自己躯体的幸福只是幻影。这时他才能理解只有能使理性意识满足的幸福，才是惟一真实的。

对于动物来说，不以个体幸福为目的的、与这个幸福相矛盾的动作都是对生命的否定。但是对人来说，恰恰相反，那种目的只在于获得躯体幸福的活动是对人类生命的完全的否定。作为动物，没有理性意识向它揭示它的充满





了痛苦、终有止境的生命，对它来说，躯体的幸福及由此而来的种族延续就是生命的最高目的。对于人来说，躯体只是生命存在的阶梯。人的生命的真正幸福，只是从这里展现出来。这个幸福同躯体的幸福不同。

对人来说，对躯体的意识不是生命，而是一条界线，人的生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人的生命完全在于更多地获得人本身所应有的、不依赖于动物性躯体幸福的幸福。

按照流行的生命观念，人的生命是他的肉体从生到死的这段时间。但是这并不是人类的生命，这只是作为动物的肉体的生命存在。说人的生命是某种只出现在动物性生命中的东西，就像是说有机体的生命是某种只在物质的存在中表现出来的东西。

人首先会把那些看得见的肉体的目的当做是生命的目的。这个目的看得见，因此也让人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人的理性意识向他揭示的目的反倒被认为是不可理解





的了，因为它们是看不见的。否定看得见的东西，献身于看不见的东西，对此人们总觉得可怕。

对被世界上的伪科学教坏的人来说，那些自动实现着的、在别人和自己身上都是可见的动物性要求，似乎是简单的、明确的。而那些新的不能看见的理性意识的要求则被认为是相反的，这些要求的满足不能自然而然地得到完成，而是应当让人自觉地实现，因此它变得复杂，变得不明晰。抛弃看得见的生命观念，献身于看不见的意识，这自然要令人惊异害怕。就好像如果孩子能感到自己的出生，他会感到同样的惊异和害怕，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很明显。看得见的观念引向死亡，惟有看不见的意识才提供永恒的生命。

智慧箴语

对人来说，对躯体的意识不是生命，而是一条界线，人的生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 心中的真理

［印度］泰戈尔

人们常说普通人很愚笨糊涂，要使他远离罪恶，如果需要，无论如何，他必须保持他的幻想，用虚构的恐惧或希望，使自己恐惧或得到安慰，总之，要永远像对待一个孩子或一头牲畜那样，这种幻想适用于社会，同样也适用于宗教团体。过去曾流行的见解和习惯，甚至在后来的年代也不愿意放弃它们的权利。

在昆虫世界，我们发现一些无害的昆虫伪装出可怕的样子以保护它们自己，社会法则也一样，它们试图将自己装扮成永恒的真理以使自己强大和持久。一方面，它们有虔诚的外表；另一方面，有在来世受苦的恐惧。各种各样严厉、有时是不公正的社会惩罚手段以地狱的威胁迫使人们盲目地遵守不必要的法规。印度的安达曼群岛，法国的





德维尔群岛，意大利的利帕里群岛，都是这种基本观点在政治领域中的象征。内心的真理是真理纯粹的法则，人为的法则不能以同样的节奏运动，那些把真、善和人性尊崇为人的最终目标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同这种态度进行斗争。

将善的价值估计得同社会或者国家一样重要，这不是我的目的，我要讨论的是人接受这种真理的基础，讨论真理存在于哪里。在许多与社会和国家利益攸关的领域里，在日常行为中，我们发现了对这种真理的反驳，而人依靠自知之明，已经将最高的地位让给了这种真理，称它是自己的法，法意味着人的最终本性。关于善的概念，虽然不同的国家、时代和个人，有着不同的见解，然而所有的人都以行善为荣。我曾经讨论过人的宗教本性的含义，“它是”和“它应该是”的冲突，从人类历史一开始就一直激烈地进行着。在探讨这种冲突的原因时，我曾经说过，在人的心灵中，一方面存在着普遍的人，另一方面存在着由于追求私利而受到局限的动物性的人。人们试图调和这两方面的企图，在不同的宗教体系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





来。否则，在生活的法则中能够奏效的将只有优势和劣势，欢乐和痛苦，而罪恶和美德，善和恶都将毫无意义。

一个人在他个人精神上所感觉到的痛苦和愉快这种事实，在普遍精神中是否也能感觉到呢?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如果我们仔细考虑就会发现，个人范围内的愉快和痛苦已经转到普遍精神的范围。那些为了真理，为了国家和人类的利益献出自己生命的人，那些把自己和广阔的理想背景联系起来的人，他们会发现，对他们来说，个人的幸福和不幸已经改变了它们的意义。

智慧隽语

否则，在生活的法则中能够奏效的将只有优势和劣势，欢乐和痛苦，而罪恶和美德，善和恶都将毫无意义。





# 英雄崇拜

［英］卡莱尔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能自立、有创见、真诚的人，无疑绝对会崇敬和信仰别人的真理！他只会倾向于和觉得有必要怀疑别人的僵死公式、传闻和谎言，并且非要怀疑不可。这种人是睁开双眼拥抱真理的。他之所以拥抱真理，是因为他睁开了眼睛，假使他必须闭上眼，他还能爱他那真理的大师吗？只要怀有一颗无限感激和真正忠诚的心灵，他就会爱戴那位从黑暗中给他送来光明的英雄大师。这不就是值得所有人崇敬的真正英雄、降魔伏怪的人吗？

虚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共同敌人，它也要匍伏拜倒于他的勇敢之下。正是他为我们征服了世界！——由此看来，路德不就是被当做一位真正的教皇或精神圣父而备受尊崇吗？拿破仑不就是在急进共和主义者声势浩大的造反





中，当上了皇帝吗?英雄崇拜从来没有消失，而且也不可能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忠诚与统治都是永恒的：——它们不是基于外表和虚伪之上，而是建立在真实和真诚的基础之上。不是蒙上你们的眼睛，剥夺你们“自我裁决”的权利，决不是，而是要你们睁大双眼观察事物!路德的福音是要废黜取消一切虚伪的教皇和君主，致力于迎接真正的新教皇和新君主，虽然他们的到来还遥遥无期。

所以，我们应该把所有的自由、平等、选举权、独立等等，都看做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决非是最终的结果。虽然这种现象会延续一个较长的时期，会给我们带来不少令人悲痛的纷扰，但我们却必须欢迎它，将它看做是对以往种种罪恶的惩罚，看做是即将到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的先兆。无论在哪一方面，人们都应该放弃幻影，返回到事实，不管代价多大，都应这样去做。有骗人的教皇和没有自我裁决能力的信徒存在，——装模作样的骗子统治了那些傻子，——我们又能有何作为?只剩下了痛苦与奸诈。你无法让虚伪的人们联合起来，没有测锤和水平尺相辅量出直角，你就不能够建起一座大厦!在以新教为先河的一切暴





烈的革命运动中，我看到有一种最神圣的结果正在酝酿：不是要废止英雄崇拜，恰恰相反，是要建成一个完整的英雄世界。既然英雄的含义就是真诚者，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不可以都成为英雄呢?那将是一个完全真诚的世界，一个有信仰的世界，这样的世界过去有过，现在又将重新来临，——不可阻挡地来临。那才是真正的英雄崇拜者：他们全都是真和善的，绝对不可能有比受到他们的尊敬更好的了!

智慧隽语

无论在哪一方面，人们都应该放弃幻影，返回到事实，不管代价多大，也应这样去做。





# 探索者

〔英〕劳伦斯

人生就是不断在意识领域冒险的过程。云柱和火柱、昼与夜轮番在人面前穿过时间的荒野，直到人开始向自己一次次地撒谎。然后，谎言就走在人的前头，就像蚂蚁头上顶着的胡萝卜。

在人的意识里有两种知识：一是他自己告诫自己的，一是他自己发现的。前者往往令人欣悦，是自欺欺人的谎言，而后者，则通常连开个头都很难。

人是思想的探索者。当然，我们这儿所说的思想，是指发现，而不是那种自欺欺人，以陈腐的事实来蒙骗自己，得出的错误结论。人们往往将后者当成思想，而其实，思想是一种冒险，不是耍小聪明。





当然，我们所说的是人全部的探险，不只是他的智慧。正因为如此，人不能完全笃信康德或斯宾诺莎。康德用他的大脑和灵魂思考，从来不用热血思考。其实，人体的热血也同样在思考，在暗中沉郁地思考，在欲望和冲动中思考，得出奇特的结论。我的大脑和灵魂得出结论：只要人人互爱，这世界就会尽善尽美。可是，我的热血却断定这是胡说，并发现这噱头的说法令人恶心。我的热血告诉我，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完美之类的东西，惟有在日见其危的时间深谷里进行的没完没了的探索，对意识的探索。

人发现大脑和灵魂将他引入了歧途。我们跟随灵魂，相信它宣扬的所谓完美之类的反话，我们聆听大脑的胡诌，例如只要我们消灭这顽固而讨厌的血肉之躯，就可以使一切变得完美，云云。久而久之，我们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我们不无伤心地偏离了轨道，情绪很坏，犹如迷途者。我们只好自我解嘲："我才不在乎呢，一切都靠命运安排。"





命运并不能解决问题。人是思想的探索者，只有思想方面的探索能使人找到新的出路。

智慧隽语

我的热血告诉我，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完美之类的东西，惟有在日见其危的时间深谷里进行的没完没了的探索，对意识的探索。





# 固定中开放

〔印度〕泰戈尔

教条和礼仪是一些渠道。根据其固定性或开放性，可能对我们的精神生活有所阻碍或有所推动。精神观念的一个象征，当它的结构精细复杂得僵硬刻板之时，它就排挤取代原来它应该支持的观念。

在艺术和文学里，比喻是我们的情绪熏陶的象征，它们激起我们的想像，它们从来不要求独占我们的注意力，它们为其他比喻的无穷可能性敞开着道路。

如果它们堕落成为固定不变的表现习惯，它们就丧失了艺术价值。雪莱在他的《云雀》诗里倾泻出的形象，我们对之评价甚高，是因为它们不过是对我们的美学享受做些启发罢了。然而，如果由于这些形象恰当而又美丽，就





通过一条法律，规定凡想到云雀时这些形象应该作为终极的定型对待，不允许做其他设想。那么，雪莱的诗篇就会立刻变成虚假荒谬的了，因为这诗的真正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流动有致，在于它的虚怀若谷，这诗默默地承认：它并没有用最终定局的词儿将意境说尽。

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仿佛是在听一支歌，我们欣赏这歌，并不等待，一直欣赏到歌儿唱完。歌在哪儿，唱出的第一个声音就在哪儿了。歌的和谐统一，渗透到歌的各个部分，因此我们并不急不可耐地寻求结尾，却随着它的发展欣赏下去。

同样，因为这世界确实是个统一体，它的任何一部分并不使我们感到厌倦——只不过我们对世界的和谐统一理解越深，我们的喜悦也随之越有深度。我们各种不同的精力，用于人和自然的世界里的各种不同的事物，这时，我们心中的一，就逐渐形成，向往着万物中的一。

如果众多与一，无穷无尽的运动与可实现的目标，在






我们的人生里并不是和谐统一的，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生存就像是永远在学习语法，永远不能进而懂得任何语言了。

智慧箴语

歌的和谐统一，渗透到歌的各个部分，因此我们并不急不可耐地寻求结尾，却随着它的发展欣赏下去。





# 未见新思想

〔阿富汗〕乌尔法特

春天带给我们的仍是那被我们看了多次、嗅了多次的花。

我们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总是翻来覆去地诵着“花与夜莺”的主题，没有任何新的创造。

我们只是在旧的事物里搜罗新的主题。这不过是在老太婆脸上蒙一块新纱巾而已。

这里，母亲们带来了新生的儿子，可是她们的头脑里却生不出新的思想。

这里，妇女们可以走出大门了，可是新的主题仍然不能从大脑里走出来。

这里，由于风俗习惯，姑娘在父亲家里成了老小姐之后才嫁出去。

这里，媒人们正在旧思想的家里进进出出，旧伦理比





新思想更有市场。

这里，旧观念在老太婆的秋千上任意游荡，唱的仍然是老调。

这里，靠施舍过活的人成了百万富翁，目不识丁的人当上了局长。

尽管妇女的威风已超过了丈夫，毛拉已加入了酒徒的聚会，可是新思想和新主题却依然没有产生。

孩子们一生下来就像老头子。他们睡的是旧时代的摇篮，听的是古老的儿歌，照顾他们的是老太婆。如果我们的青年再不刮净脸上的胡子，完全可以把他们称为老翁。

我们把新帽子戴上头顶，可是拒绝接受新思想；我们建造了新城市，可是住在那里的全是老头子，讲的全是老故事。

我们在老头们的集会上唱古老歌曲，还要这些老头子们跳起青年人的阿丹舞。

我未能如愿以偿。我应该到别的地方去追求新的思想。

这种新思想与那些复古的人是不会在一起的。

如果一位 80 岁的老翁刚娶亲，他还是个老翁。一个老

人穿上件新衣，他仍然是个老人。即使他从一座旧城迁到新城，那些旧家什也将仍然跟他在一起。

他们的住房是新的，思想却是旧的。虽然他们住在崭新的房子里，但新的思想与主题仍然产生不出来。

智慧隽语

我们把新帽子戴上头顶，可是拒绝接受新思想；我们建造了新城市，可是住在那里的全是老头子，讲的全是老故事。





# 你我的不同

〔黎巴嫩〕纪伯伦

你的思想主张追逐名誉和出风头。

我的思想却劝告我，恳求我把这些世俗的功名抛在一边，像对待撒在天国海滩上的一粒粒沙子一样。

你的思想把傲慢和优越感灌输给你。

我的思想在我心中播种对和平的热爱和对独立的渴望。

你的思想尽做美梦，梦见缀满珠宝的檀香木家具和丝线织成的床。

我的思想却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即使你的头没地方靠，也要保持身体和精神的洁净。"

你的思想使你祈求官阶和地位。

我的思想却劝告我谦卑地为他人服务。

你有你的思想，我有我的。





你的思想是社会的科学，是一部宗教和政治词典。

我的思想却是一条简单的公理。

你的思想经常谈论漂亮的女人、丑陋的女人、善良的女人、卖身的女人、有文化的女人和愚蠢的女人。

我的思想却把每个女人都看做是男人的母亲、姐妹或女儿。

你的思想的臣民不外乎是小偷、罪犯和谋杀者。

我的思想断言小偷是垄断的产物，罪犯是暴君的后代，谋杀者和杀人者皆属同类。

你的思想描述法律、法庭、审判和惩罚。

我的思想则解释人们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既不想违犯它也不想遵守它。如果有一条基本的法律，那么，我们在它面前必须得到同样的对待。

你的思想关心有技巧的人、艺术家、知识分子、哲学家和牧师。

我的思想谈及爱情、挚爱、真诚、诚实、坦率、仁慈和牺牲。

你的思想拥护犹太教、婆罗门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在我的思想里却只有一个普通的宗教，它的各种不同的途径只不过是上帝仁慈的手指。

在你的思想里有富人、穷人和乞丐。

我的思想里却没有财富，只装着生活，我们全是乞丐，没有慈善者存在，只有生活本身存在。

你有你的思想，我有我的。

智慧箴语

我的思想则解释人们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既不想违犯它也不想遵守它。





# 思想与意志

〔前苏联〕高尔基

思想是人的自由的女友，她用锐利的目光到处观察，并毫不容情地阐明一切：

“爱情在玩弄狡猾庸俗的诡计，一心想占有自己的情人，总在设法贬低别人并委屈自己，而在她背后却藏着一张充满肉欲的肮脏面孔；

“希望是懦弱无力的，而躲在她后面的是她的亲姊妹——谎言。谎言穿着盛装，打扮得花枝招展，时刻准备用花言巧语去安慰并欺骗所有的人。”思想在友谊那颗脆弱的心里看到它的谨小慎微，它的冷酷而空虚的好奇心，还看到嫉妒心的腐朽斑点，以及从那里滋生出来的诽谤的萌芽。





思想看到凶恶的憎恨的力量，她明白，如果摘下憎恨所戴的手铐，它将毁灭世上的一切，甚至连正义的幼芽也不放过。

思想发现呆板的信仰拼命地攫取无限的权力，以便奴役一切感情，它藏着一双无恶不作的利爪，它沉重的双翼软弱无力，它空虚的眼睛视而不见。

思想还要同死亡搏斗。思想将动物造就成人，创造了神灵，创造了哲学体系以及揭示世界之谜的钥匙——科学。自由而不朽的思想憎恶并敌视死亡——这毫无用处却往往那么愚昧而残暴的力量。

死亡对于思想就像一个捡破烂的女人，徘徊在房前屋后、墙角路旁，把破旧、腐烂、无用的废物收进那龌龊的口袋，有时也厚颜无耻地偷窃健康而结实的东西。

死亡散发着腐烂的臭气，裹着令人恐惧的盖尸布，冷漠无情、没有个性、难以捉摸，永远像一个严峻而凶恶的





谜站立在人的面前，思想不无妒意地研究着她。那善于创造、像太阳一样明亮的思想，充满了狂人般的胆量，她骄傲地意识到自己将永垂不朽……

斗志昂扬的人就这样迈开大步，穿过人生之谜构成的骇人的黑雾，迈步向前！不断向上！永远向前！不断向上！

智慧隽语

思想看到凶恶的憎恨的力量，她明白，如果摘下憎恨所戴的手铐，它将毁灭世上的一切，甚至连正义的幼芽也不放过。





# 希　望

〔前苏联〕邦达列夫

机械般的现代文明无论走过了多么虚假的曲线，无论它是如何企图以物质偷换人们的灵魂，以种种廉价的快乐的小玩意儿暗中替换道德，但最主要的一点依然未变——这就是伟大而简单的生之原理。

想像一下那毫无生命气息的、空荡荡的地球，它立即失去了意义。它为什么而存在?它为谁而存在?有谁需要它的森林、草原、河流和田野?如果没有人类，所有这一切连同存在着的美都将变为不必要的、无用的、死亡的东西。只有人类才使宇宙结构获得了意义和目的。

人类现在是前所未有地被分隔开来了，但它却是被一个事物联结在一起，——那就是所有的人共有的地球。因





为在我们力所能及和认识能达到的范围里，没有第二个地球，没有类似的第二种生命。有时听到某些喜欢空洞叫喊的哲学家兴高采烈地宣告我们即将征服宇宙，征服太阳系的各星球以建立新的生活，我就感到很奇怪。要建立什么样的生活?为什么?难道在地球上就那么拥挤吗?

各式各样的“征服”最终是反人类的，因为它要破坏自然的、生存所必需的一切：水、空气和星球本身。

在19世纪曾有人发现，某个彗星将会擦及地球，那时地球将会被整个翻转过来，毒气蒸发，半小时内人们就将没有空气可呼吸，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点。可现在问题不在于慧星，而在于原子战争的威胁。这种战争能把我们的星球变为一粒死沙，飘扬在没有生命气息的宇宙空间。今天我们每一个地球上的居民已经分摊到10吨炸药和以百万计的爆炸品，这是何等的疯狂!对于惟一的、脆弱的人类生命来说，这不是太多了吗?!人类的未来系于千钧一发。今天，通向希望的钥匙还没有完全失落，明天却可能会丧失。但我们毕竟是怀着希望而生活着，怀着希望在地球上





行走，我们同时也满怀希望地相爱、高兴、痛苦、生儿育女、行善行恶、嫉妒、谩骂、建设，并且期望着未来，相信着人类。

在我写作一部描述我们今天忧虑不安生活的小说时，我想到的就是这一希望，我不相信虚伪的乐观，而相信理智，相信健康的思想，相信人类的互相凝聚，而不是疏远。

智慧箴语

各式各样的“征服”最终是反人类的，因为它要破坏自然的、生存所必需的一切：水、空气和星球本身。





# 走入梦想

〔美〕亨利·梭罗

一个比较清醒的人将发现自己“正式违抗”所谓“社会最神圣法律”的次数太多了，因为他服从一些更加神圣的法律，他并非故意这样做，这测验了他自己的决心。其实他不必对社会采取这样的态度，他只要保持原来的态度，仅仅服从他自己的法则，如果他能碰到一个公正的政府，他这样做是不会和它抵触的。

我离开森林，就如同我进入森林，有一样的好理由。我觉得也许还有好几个生命可过，我不必把更多时间交给这种生命。惊人的是我们很容易糊里糊涂习惯于一种生活，踏出自己的一定轨迹。在那儿住不到一星期，我的脚就踏出了一条小径，从门口一直通到湖滨，距今不觉五六年了，这小径依然在。是的，我想是别人也走了这条小径





了，所以它还在通行。大地的表面是柔软的，人脚留下了痕迹。同样的是，心灵的行程也留下了路线。

想想人世的公路如何被践踏得尘埃蔽天，传统和习俗形成了多么深的车辙!我不愿坐在船舱里，宁肯站在世界的桅杆前与甲板上，因为从那里我更能看清群峰中的皓月。我再也不愿意到舱底去了。

至少我是从实验中了解这个的：一个人若能自信地向他梦想的方向行进，努力经营他所向往的生活，他是可以获得通常情形下意想不到的成功的。他将越过一条看不见的界线，他将把一些事物抛在后面。新的、更广大的、更自由的规律开始围绕着他，并且在他的内心里建立起来。或者旧有的规律将扩大，并在更自由的意义里得到有利于他的新解释，他将拿到许可证，生活在事物的更高级秩序中。他自己的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也就越显得简单，寂寞将不成其为寂寞，贫困将不成其为贫困，软弱将不成其为软弱。





如果你造了空中楼阁，你的劳苦并不是白费的，楼阁应该造在空中，但是要把基础放到它们的下面去。

智慧隽语

我离开森林，就如同我进入森林，有一样的好理由。





# 理性生存

〔俄〕列夫·托尔斯泰

人开始以真正的生命生活，就是说他上升到凌驾于动物的生命之上的某种高度，从这个高度上他看到自己的动物性生命的虚幻，这个生命不可避免地要以死来结束。他也看到，处于水平状态的生命被无底的深渊从所有方面隔断了，由于他不承认这种上升就是生命本身，他被从这个高度上看见的东西吓呆了。他非但不承认这个使他上升的力量就是自己的生命，非但不按着向他展示出来的方向前进，反而被那个高度所揭示的东西吓呆了，他故意要往下坠落，尽可能躺得更低些，以便不再看到四周全是深渊的境地。但是理性意识的力量又使他提升了，他重新看到那一切，又一次被吓呆，而为了不再看见，再一次向大地坠去。这种反复会一直继续下去，直到我们最终认为，为了摆脱对不断牵引它走向死亡的运动的恐怖，他应该明白，





他在水平面上运动——即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生命存在，并不是人的生命。他应该明白，只有在向上运动中，即在他的个性对理智规律的服从之中，才包含了幸福和生命的可能性。他还应当明白，有一双翅膀，他才能飞临深渊之上，假如他没有这双翅膀，他就永远也不能飞临到那样的高度。永远也不能看见这个深渊。他应当相信自己的翅膀，飞向它们带领他去的地方。

只是由于缺少信仰，那最初看起来很奇怪的现象才会发生，才会使真正生命产生动摇，才想中止它，才会产生意识的分裂。

只把自己的生命理解成动物性生命，看成是受时空规定的存在物，那么人就感到理性的意识在自己的动物性存在中只是不时地出现的。人们如果这样看待自己身上表现出来的理性意识，人们就要自问，他的理性意识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才出现的。但是人们无论怎样考察自己的过去，他永远也不会找到理性意识发生的时间。他会永远觉得，理性意识或许从来就没存在，或许它一直存在





着。如果他感觉到同理性意识的距离，那是因为他不承认生命就是理性意识的生命。在把自己的生命当做动物的生命来理解，当做受空间和时间条件规定的东西来理解的同时，人们就很想用这样尺度来衡量一下理性意识的苏醒和活力。他们自问，我们在什么时候，有多长时间，在何种条件之下才拥有理性的意识。只有对于那种把自己的生命看做是动物性生命的人来说，理性生命的苏醒才是有分段间隔的。对于那些把自己的生命看做是生命存在于其中的理性意识活动的人，这种间隔不可能存在。

**智慧隽语**

他们自问，我们在什么时候，有多长时间，在何种条件之下才拥有理性的意识。





# 隐藏宇宙的心

当命运微笑时，我也笑着在想:她很快又要蹙眉了。

——培　根





# 珍爱光明

〔美〕海伦·凯勒

我经常这样想，如果每一个人在他的青少年时期都经历一段瞎子与聋子的生活，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黑暗将使他更加珍惜光明，寂静将使他更加喜爱声音。

我经常考查我那些有视力的朋友们，问他们看到了什么。最近，我的一位好友来看我，她刚从森林里散步回来，我问她都看到了些什么。她回答说："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如果我不是习惯听这样的回答，那我一定会对它表示怀疑，因为我早就相信，眼睛是看不见什么东西的。

我常这样问自己，在森林里走了一个多小时，却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有目不





能视的人，仅仅靠触觉都能发现许许多多有趣的东西。我感到一片娇嫩的叶子的匀称，我爱抚地用手摸着白桦树光滑的外皮，或是松树粗糙的表皮。春天，我满怀希望地在树的枝条上寻找着芽苞，寻找着大自然冬眠后醒来的第一个标志。我感觉到鲜花那可爱的、天鹅绒般柔软光滑的花瓣并发现了它那奇特的卷曲。大自然就这样向我展现千奇百怪的事物。偶尔，如果幸运的话，我把手轻轻地放在一棵小树上，就能感觉到小鸟放声歌唱时的欢蹦乱跳。我喜欢让清凉的泉水从张开的指间流过。对于我来说，芬芳的松叶地毯或轻软的草地要比最豪华的波斯地毯更可爱。四季的变换就像一幕幕令人激动的、无休无止的戏剧，它们的行动从我的指间流过。

有时，我在内心里呼唤着，让我看看这一切吧。仅仅摸一摸就给了我如此巨大的欢乐，如果能看到，那该是多么令人高兴啊！然而，那些有视力的人却什么也看不见，那充满世界的绚丽多彩的景色和千姿百态的表演，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类就是有点奇怪，对已有的东西往往看不起，却去向往那些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这是非常可惜





的，在光明的世界里，将视力的天赋只看做是为了方便，而不看做是充实生活的手段。

智慧隽语

四季的变换就像一幕幕令人激动的、无休无止的戏剧，它们的行动从我的指间流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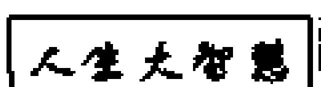
# 时间的价值

〔加拿大〕罗·威·塞维斯

俗话说："时间就是金钱。"这就是说，一时片刻只要用得有效，都会使你的口袋里增加一些钱。如果我们的时间使用得当，就能生产有用的和重要的产品，在市场上卖得一定的价钱，或者充实经验，增长才干，有了适当时机我们就能挣钱。因此毫无疑问时间可以转化为金钱，让那些对浪费时间满不在乎的人记住这一点，让他们记住，浪费一小时等于损失一张钞票，而利用一小时就等于得到若干金银。这样，他们想浪费时间时或许会三思而后行。

再说，我们的生命无非就是我们活在人世的时间，因此浪费时间也就是一种自杀。我们想到死未免极感不快，因而不惜一切努力、麻烦和费用以求得保全生命。可是我们对于损失一个钟头或者一天时间却往往漠不关心，忘记







了生命原本就是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小时的总和。因此浪费一天或一小时就是丧失一天或一小时的生命。让我们记住这一点，这样我们就会把浪费时间看做一种罪过，跟自杀一样应该受到惩罚。

还有第三层考虑，也会提醒我们别浪费时间。人生短暂，总共不过六七十年，可是将近一半时间必须用于睡眠；吃饭时间加起来也得几年工夫；穿衣脱衣又是几年；水路陆路旅行又是几年；再加上几年娱乐时间——不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几年宗教节日和社会节日的庆祝活动；我们的近亲至亲病了，侍奉汤药也得几年工夫。如果从我们的寿数中减去所有那些岁月，我们将发现，能让我们用于有效工作的时间，大概是十五或二十年的光阴。谁能记住这一点，就不会心甘情愿地浪费他生命的每时每刻了。

所有的时间都是宝贵的，而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时间比一生的其他阶段更为宝贵，因为只有在这两个阶段我们才能获得知识并发展才能。如果我们让生命的早晨滑了过去





而未加利用，我们将永远无法弥补这损失。等我们长大了，获得知识的能力就变得迟钝了，因此在童年和青年时期未能得到的知识或技能将永远不能再获得了。正如将钱投资生息，到时候就变成两倍三倍，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宝贵光阴，如果利用得当，将产生无可估量的利益。从道德的观点看，恰当地利用时间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好处。懒惰是心灵生的锈，懒人的头脑是撒旦的作坊，这话说得有理。错误大多数是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所致。

**智慧隽语**

如果我们让生命的早晨滑了过去而未加利用，我们将永远无法弥补这损失。





# 生与死

〔意〕达·芬奇

啊，你睡了。什么是睡眠?睡眠是死的形象。为什么不让你的工作成为这样：死后你成为不朽的形象；就像活着的时候，你睡成了不幸的死人。

每一种灾祸在记忆里留下悲哀，只有最大的灾祸——死亡，不是这样。死亡令记忆和生命一同毁灭。

正像劳累的一天带来愉快的睡眠一样，勤劳的生命带来愉快的死亡。

当我想到我正在学会如何生活的时候，我已经学会如何去死亡了。





时光飞逝，它偷偷地溜走，而且相继蒙混。再没有比时光易逝的了，但谁播种道德，谁就收获荣誉。

废铁会生锈；死水会变得不清洁，在冷空气里还会冻结；懒惰甚至会逐渐毁坏头脑的活力。

勤劳的生命是长久的。

河川之水，你所触到的前浪的浪尾也就是后浪的浪头。因此，你要珍惜现在的时间。

人们错误地痛惜时间的飞逝，抱怨它去得太快，却看不到那一段时期并不短暂。而自然所赋予我们的好记忆使过去已久的事情如同就在眼前。

我们的判断不能按照事情的精确顺序推断不同时期的事情。因为发生在许多年前的许多事情和现在仿佛是密切关联的，今天的许多事情到我们后辈的遥远年代将被视为邈古。对眼睛来说也是如此，远处的东西因为被太阳光照





射仿佛就近在眼前，而眼前的东西却仿佛很远。

啊，时间！你消蚀万物！啊，嫉妒的年岁，你摧毁万物，而且用尖利的一年一年的牙齿吞噬万物，一点一点地、慢慢地叫它们死亡！海伦，当她照着镜子，看到年月在她脸上留下憔悴的皱纹时，她哭泣了，而且不禁沉思：为什么她竟被两次带走。

啊，时间啊，你耗蚀万物！啊，嫉妒的年岁，万物因你而消逝！

智慧箴语

当我想到我正在学会如何生活的时候，我已经学会如何去死亡了。






# 圆心与圆周

〔英〕雪　莱

什么是人生?我们的思想与情感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都会在脑海中涌现，而我们运用言辞来表达它们。我们降临到世间，然而，呱呱坠地的时刻早已被我们淡忘，婴孩时代不过是记忆中破碎的残片。我们活下来了，可在生活中，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领悟。如果以为通过我们的言辞就能洞穿人生的秘密，这是何等狂妄自大!的确，言辞倘若运用得当，能使我们明白自身的无知，不过仅此而已，而这已足人愿了!因为，我们无法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降临世间是否即为存在之始，而死亡是否即为存在之终?诞生是什么?死亡又是什么呢?

精密抽象的逻辑学，抹去了涂在人生表面的那层油彩，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惊心动魄的人生画面。然而，面对





如此惊心动魄的画面，人们却已经习以为常，只感到它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有哲学家宣称，只有被感知的事物才存在。我承认，我自己就是这一学说的赞同者。

然而，由于这一论断与我们固有的信念背道而驰，我们固有的信念便千方百计地与它抗衡。在我们心悦诚服之前，我们的脑海里早已有这样一种定论，外在世界是由“梦幻的物质”构成。通俗哲学这种荒谬绝伦的意识观与物质观，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产生了致命的后果。这一切以及这种哲学在万物本原问题上极端的教条主义，曾使我一度陷入唯物论。这种唯物论对于年轻肤浅的心灵是富有诱惑力的体系。它允许信徒谈论，却“豁免”了其思索权。不过，我所不满足的是它的物质观。我以为：人是志存高远的存在，他“前见古人，后观来者”，他的思想，徜徉于永恒之中，与倏忽无常、瞬息即逝无缘。他无法想像万物的湮灭；他只在“未来”与“过去”中存在。无论他真正的、最终的归宿如何，在他心中永远存在着一个精灵，与虚无、死亡为敌。这是一切生命、一切存在的特征。每一个生命与存在既是圆心，同时又是圆周。既是万物所指





向的点，又是包含万物的线。这种观念为唯物论及通俗哲学的物质观、意识观所不容，然而，它与智力体系却是相投的。

智慧隽语

他只在“未来”与“过去”中存在。无论他真正的、最终的归宿如何，在他心中永远存在着一个精灵，与虚无、死亡为敌。





# 生命力

〔英〕毛　姆

生命力是非常活跃的。生命力带来的欢愉可以抵消人们面临的一切艰难困苦。它使生活值得过，因为它在人的内部起作用，用它的辉煌火焰向每个人的处境投射光明，所以无论人怎样难以忍受，还是忍受得了生活。悲观主义的产生往往是由于你设身处地想像别人的感受。这就是小说所以那么不真实的多种因素之一。小说家以他的私人小天地为素材，创造出一个公众的世界，把他自己特有的敏感性、思维能力和感情力量加在他想像的人物身上。大多数人不大有想像力，他们感受不到富于想像力的人觉得无法忍受的坎坷境遇。

以私生活不受干扰为例。极贫困的人习以为常，根本不以为意，而我们对此却非常重视，最怕私生活受到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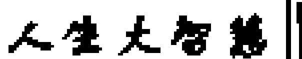


扰。他们嫌恶独处，和人群在一起使他们感到踏实。每一个跟他们居住在一起的人都会注意到，他们不大妒羡富裕的人。事实是，我们认为必不可少的东西，有许多他们并不需要。这是富裕者的运气。因为除非是瞎子，谁都可以看到，大城市里的无产阶级全都生活在何等的苦难和纷扰之中，多少人没有工作做，可以做的工作又是那么沉闷，他们，他们的妻子儿女，都生活在饥饿的边缘，前途是望不到头的贫穷。如果只有革命才能改变这个局面，那么让革命早日到来吧！

当我们看到，即使在今天，我们习惯于称为文明国家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那么残酷无情，真不能轻易断言他们的生活比过去好。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不妨认为这个世界总的说来比历史上过去的世界是好了些，大多数人的命运虽然不好，总不像过去那样可悲可怕。我们有理由希望，随着知识的增长，许多令人深受其苦的邪恶将被消除。尽管还有许多邪恶势必继续存在。

我们是大自然的玩物。地震将继续造成惨重灾害，干







旱将使谷物枯萎，突然而来的洪水将摧毁人们精心营造的家园。唉，人类的愚蠢还将继续发动战争并蹂躏彼此的国土，不能适应生活的婴儿还将继续出生，结果生活将成为他们的沉重负担。世界上的人只要有强弱之分，弱者一定要被强者逼得走投无路。除非人们摆脱掉私有观念的符咒——我想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他们永远要从无力的人手里攫夺他的所有。只要人们自我完成的本能存在一天，他们就会不惜牺牲别人的幸福，恣意发挥自己的这种本能。总而言之，只要是人，他必须准备面对他所能忍受的一切邪恶和祸患。

智慧隽语

大多数人不大有想像力，他们感受不到富于想像力的人觉得无法忍受的坎坷境遇。





# 轻生时代

〔日〕池田大作

每个人都希望使有限的一生获得最高价值。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人的生存从未像今天这样艰难。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获得了长寿，但遗憾的是：对现代人来说，最重要的生命力却没有多大增长，甚至有人指出，在青年人中，已丧失了“从挫折中振作起来的力量”。还有不少人认为，现代人出现了生命力衰退的迹象。而且，自杀者的人数超过交通死亡者一倍，以此为象征，轻生的倾向日趋严重，人们为此深感不安。同时，除事故和疾病外，精神上的压抑感、疏离感、虚脱感等一类社会现象正在人们周围不断蔓延。

在当代，与“生”的力量相比，削弱“生”的力量正





几倍、几十倍地增长。这绝非我个人的感觉吧，当前，最重要的是正视这样的现实，再次细细地咀嚼一下“生存”的根本意义。

据说人在临死的瞬间，一生所经历过的事情会像走马灯一样在脑海中盘旋。有的人流出悔恨的泪水，使盘旋于脑中的情景一片模糊；有的人由衷感到无上的满足，在无限欢喜中迎接人生的终结。我认为，人生成败的分界便在此分明了。

一些人尽管非常富裕或身居高位，但其一生毫无真诚可言，对这些人来说，当然没有真正的人生胜利感，想必只有痛苦的回忆吧。而另一些人不管别人如何评价，仍诚实地奋斗一生，或为某种主张、主义艰苦拼搏一生，在欢乐的心潮中迎接临终。这些人在自己的人生中取得胜利，以强有力的步伐抵达生命的终点，以其实际行动为社会、世界和宇宙的一切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们是毫无遗憾的。这些人生业绩将在他们心中唤起无限欣喜的激情。





人生会有风暴，也会有豪雨，还会出现暂时的失败。但深知创造之乐的生命，绝不会因此而退却。创造本身也许是一场打开沉重的生命之门的残酷战斗，可说是最艰难的工作。确实，与打开神秘的宇宙大门相比，要打开“自身的生命之门”是更为艰巨的工作。

尽管如此，这工作显示出做人的骄傲，不，应该说这就是生命的真正意义与真正的生活态度。有的人不懂得创造性生命的欢乐，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寂寞无聊的了。柏格森说过：“通过努力使丰富的世界增添了某种东西将使人格更为高尚。”他的话归结成一点，那就是共同开拓，让生命变得更为丰富充实。

智慧箴语

人生会有风暴，也会有豪雨，还会出现暂时的失败。但深知创造之乐的生命，绝不会因此而退却。





# 自杀的理由

〔美〕威廉·詹姆斯

生活是值得过的，无论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只要我们在这些生活的战斗中坚持到胜利的终点，只要我们紧紧扼住命运的咽喉。在那些自杀者设想的复杂多样而又永恒长存的自然世界里，你可以耐心等待，看看他们是如何在其生命的战斗中自我终结的。

你会看到，正是自杀这种罪恶的名义，使自杀者的内心成为病态的。而且，继续生活的允诺，即你要求他在此环境下继续生活的允诺，并不是奉献者害怕宗教传道而产生的精通世故的“顺从”：它不是恭舔某位强暴神灵之手意义上的那种“顺从”。相反，它是一种基于人的豪气与自豪基础上的“顺从”。





只要你可能的自杀仍然是一种没有治愈的罪恶，它与抽象的和普遍的罪恶就没有任何严格的关涉。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求于你自己的对这种罪恶的普遍事实的服从，即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明显顺从，在这里不是别的，而仅仅是这样一种确信：在你清算和解决好有关你自己私恶的事情之前，这种普遍意义上的罪恶与你毫不相干。惟有那些正常生命本能未衰竭的人，才需要迎接这种恰当而具体指明了的挑战。而你反思性的可能性自杀很可能受到这一挑战的驱使，从而使你又一次饶有兴趣地面对生活。

荣耀的情感是一种极能打动人心的东西。比如，当你和我意识到，有多少无辜的牲畜不得不在运畜车和屠宰场中受苦，不得不为了我们的生长而放弃它们的生命，我们大家都酒足饭饱、衣冠楚楚，在这里安宁地坐在一起漫谈人生，这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与宇宙有着一种更庄严意义上的关系。

正如阿默斯特的一位年轻哲学家(爱克森洛斯·克拉克，现已去世)曾经写道的那样："凭借这些条件来接受一






种幸福的生活难道不意味着一种荣耀吗?”难道我们就没有义务靠我们自己来忍受某些生活的困苦吗?难道我们就没有义务为了回报那些我们靠之建立自己生活的生灵而做出某些牺牲吗?如果你有一颗正常构造的心，那么，回答这一问题的惟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好好倾听一下这个问题。

智慧隽语

惟有那些正常生命本能未衰竭的人，才需要迎接这种恰当而具体指明了的挑战。





# 必　然

〔法〕伏尔泰

农民认为冰雹是偶然落到他田里的，可哲学家知道没有偶然，由于世界是像目前这样构成的，冰雹不可能不在那天落到那个地方。

有些人害怕这个真理，只接受一半，就像欠债的人把一半钱还给债主，要求免掉剩下的一半那样。他们说，有必然的事件，还有其他不是必然的事件。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是安排好的，另外一部分则不是，如果说发生的一切的一部分是必然发生的，另一部分则不是必然发生的，那是可笑的。当人们仔细研究这一点时，就可以看到反对命运的学说是荒谬的。可有许多人命中注定其思考能力很差，而其他人命中注定根本不需要思考，还有些人命中注定要迫害思考的人。





有些人告诉你："不要相信宿命论，因为，如果一切都显得是不可避免的，你就不会致力于任何事，你就会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你将不会喜爱财富、荣誉和赞美；你将不想获得任何东西；你将相信自己既没有价值，也没有力量。你将不去培养才能，一切将在漠然中消失。"

不要害怕，先生们。我们将永远拥有激情和偏见，因为受偏见和激情的支配是我们的命运。我们非常清楚：能否拥有许多优点和杰出才能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就如同能否拥有一头秀发和漂亮的手不取决于我们自己一样。我们深信不该对任何事情存有虚荣心，但我们将永远是好虚荣的。

我写这文章时必定有激情，而你，你谴责我时也有激情，我们两人同样愚蠢，同样是命运的玩物。你的本性是做恶，我的本性是热爱真理，不管你的看法如何，我都要将真理写出来。

在窝里吃老鼠的猫头鹰对夜莺说："不要在你那棵阴





凉的树上唱歌了，到我的洞里来让我吃掉你。”夜莺回答说：“我生来就是为了在这里唱歌并嘲笑你的。”

你问我自由意志的情况如何，我不理解你，因为我不知道你说的自由意志是什么。关于它的本质你和别人已争论了这么长时间，因此你肯定不知道它。如果你想心平气和地与我探讨它是什么，或者说如果你能够这样做，去看看字母L。

智慧隽语

我们非常清楚：能否拥有许多优点和杰出才能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就如同能否拥有一头秀发和漂亮的手不取决于我们自己一样。





# 永劫回归

〔捷克〕米兰·昆德拉

尼采常常与哲学家们纠缠一个神秘的“永劫回归”观：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演下去！这癫狂的幻念意味着什么？

从反面说：“永劫回归”的幻念表明：曾经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像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消失不复回归了。无论它是否恐怖，是否美丽，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丽都已经预先死去，没有任何意义。它像14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某次战争，某次未能改变世界命运的战争，哪怕有10万黑人在残酷的磨难中灭绝，我们也无须对此过分在意。

然而，如果14世纪的两个非洲部落的战争一次又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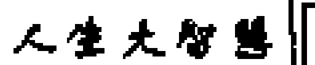
重演，战争本身会有所改变吗?

会的，它将变成一个永远隆起的硬块，再也无法归复自己原有的虚空。

如果法国大革命永无休止地重演，法国历史学家们就不会为罗伯斯庇尔感到那么自豪了。正因为他们涉及的那些事不复回归，于是革命那血的年代只不过变成了文字、理论和研讨而已，变得比鸿毛还轻，吓不了谁。这个在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的罗伯斯庇尔与那个永劫回归的罗伯斯庇尔绝不相同，后者还会砍下法兰西万颗头颅。

于是，让我们承认吧，这种永劫回归观隐含有一种视角，它使我们所知的事物看起来是另外一回事，看起来失去了事物瞬时性所带来的缓解环境，而这种缓解环境使我们难于定论，我们怎么能去谴责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呢?昭示洞察它们的太阳沉落了，人们只能凭借回想的依稀微光来辩释一切，包括断头台。






不久前，我觉察自己体验了一种极其难以置信的感觉。我翻阅一本关于希特勒的书，被他的一些照片所触动，从而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成长在战争中，好几位亲人死于希特勒的集中营。我生命中这一段失落的时光已不复回归了。但比较于我对这一段时光的回忆，他们的死算是怎么回事呢?

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都可笑地被允许了。

智慧隽语

我们怎么能去谴责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呢?昭示洞察它们的太阳沉落了，人们只能凭借回想的依稀微光来辨释一切，包括断头台。






# 确定的命运

〔英〕罗　素

当最坚实的绳索——共同命运的绳索——将自由人和他的同类捆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发现一种新的憧憬永远和他同在，它把爱之光洒落在逐日的工作之上。人的生命是一次穿过黑夜的远征，被隐形的敌人所包围，被厌倦和痛苦所虐待。那远征导向一个目标，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到达，而且也很少有人能在那目的地久久地逗留。

我们的伙伴前进的时候总是一个又一个地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被全能的死亡的无声命令所捕获。我们能帮助他们的时间很短，决定他们是幸福或是痛苦的时间也很短。让我们在他们的路上洒落阳光。让我们用同情的香膏缓和他们的痛苦，让我们给予他们永不厌倦的爱之欢乐，让我们增进他们的勇气，让我们在他们失望的时刻灌输给





他们信心。我们不要认真地计较他们的长处和短处，但是让我们想到他们的需要——想到使他们生活痛苦的悲哀、困难和盲目。让我们记住他们是在黑暗中与我们一同受苦的伙伴，和我们同时扮演悲剧的伶人。

这样，当他们的日子完结的时候，当他们的善良与邪恶因过去的不朽而成为永恒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他们的痛苦和失败都不是由于我们的行为。但是当他们的心中有神圣的火光闪烁的时候，我们曾经给他们鼓励和同情并且向他们说过勇敢的话语。

人的生命是短暂而无能的。徐缓但确定的命运落在他和他的同类身上，无情而黝黑。命运无视善良，对毁坏也漠然，它只是在无情的路上滚着。人今天命定了要失去他最亲爱的人，明天自己也要穿过幽暗的门。

在致命的打击来到之前，他只有怀着崇高的思想使他短暂的日子变得崇高，轻视命运之奴隶的懦弱，在他亲手建筑的庙宇里崇拜。不怕偶然，使心灵不再受制于表面生





活的任性暴虐，傲岸地向暂时容忍他的知识和批判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挑战，单独支持着一个厌倦而不屈服的阿提拉斯——那个他凭自己的理想所塑造的世界，那个他不顾无知觉的力量的蹂躏而创造的世界。

**智慧隽语**

我们的伙伴前进的时候总是一个又一个地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被全能的死亡的无声命令所捕获。






# 选择权

〔德〕齐美尔

凡被称为命运的东西，不管是好运还是厄运，不仅不能为我们的理智所理解，而且有些即使被我们的生活意图所接受，但并未被彻底同化——根据整个命运结构来看，这一点符合那种令人不快的感觉，就是说，我们生活的整个必然似乎像是偶然一般。只有在艺术形式中，在悲剧中，才会出现绝然对立面以及对立面的消除。因为艺术形式让人感到在偶然的最深处寄寓着必然。当然，悲剧主角往往毁灭于既成事件与生活意图的矛盾交织之际。悲剧发生本身有其明显的生活意图基础，否则，它的毁灭就不是什么悲剧，只不过是令人伤心之事。倘若消除“偶然寄寓于必然”的这一令人可悲的感觉，那么悲剧就会“缓和”。但它毕竟是悲剧的命运，因为它清楚地描绘了命运概念的意义，即客观的纯粹可经历性转变成个人生活目的





的可感受性，并揭示出个人生活，而我们经验主义的命运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因为经验主义的事件因素从未放弃它那因果性和无感受性的实质。

命运存在于一种生活范畴对另一种生活范畴的适应关系之中，所不同的只是一种，上帝没有命运，另一种，动物没有命运。其实，人生舞台也接近于这一外推结论。人类面临命运，不外乎两种选择，一是拜倒于命运之下，一是凌驾于命运之上，这完全取决于人本身。

拜倒于命运之下意味着：毫无自己的生活意图，纯生活事件的同化无非是强迫性或被强迫性的，命运本身也只是事件而已，遇事任其自然发展。

凌驾于命运之上则意味着：由人的内在深处所决定的生活意图如此不可驾驭，如此不可左右，以至于人的自身存在和生活所要接受的事态发展过程根本不给命运以任何任务。在此，生活事件不可抗拒地迎合已形成感受力的强大潮流，似乎它们根本无法触动这一潮流。谁凌驾于命运




之上，谁就不是悲剧的主角。悲剧主角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受到自身外强大的现实对抗力，他之所以被制服是因为他受到本人生活意图的包围。这是彻头彻尾的现实和感受的两重性形式，而感受单元寄寓于这形式之中。对于凌驾于命运之上的人来说，这形式根本不以两重性面目出现，他不像上帝那样可以完全超脱命运，在上帝那儿，任何事情从一开始就有绝对的目的安排。而在他那儿，仅仅是因为生命主流如此之强，使各种对抗它的力量可以被忽略不计。

智慧隽语

生活事件不可抗拒地迎合已形成感受力的强大潮流，似乎它们根本无法触动这一潮流。





# 潜在力量

[德] 尼　采

我们受到了影响，我们自身没有可以进行抵挡的力量，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受了影响。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感受：在无意识地接受外部印象的过程中，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让习惯势力压抑了自己心灵的能力，并违背意志在自己心灵里播下了萌发混乱的种子。

在民族历史里，我们更广泛地发现了这一切。许多民族遭到同类事情的打击，他们同样以各种不同方式受到了影响。

因此，给全人类刻板地套上某种特殊的国家形式或社会形式是一种狭隘的做法。一切社会思想都犯这种错误。原因是，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再是同一个人，一旦有可能通





过强大的意志推翻整个世界，我们就会立刻加入独立的神的行列。于是，世界历史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梦幻般的自我沉迷状态。幕落下来了，而人又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玩耍的孩子，像是一个早晨太阳升起时醒过来，笑嘻嘻将噩梦从额头抹去的孩子。

自由意志似乎是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它是无限自由、任意游荡的东西，是精神。而命运——如果我们不相信世界是个梦幻错误，不相信人类的剧烈疼痛是幻觉，不相信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幻想玩物——却是一种必然性。命运是抗拒自由意志的无穷力量。没有命运的自由意志，就如同没有实体的精神，没有恶的善，是同样不可想像的，因为，有了对立面的事物才有特征。

命运反复宣传这样一个原则："事情是由事情自己决定的。"如果这是惟一真正的原则，那么人就是在暗中起作用的力量的玩物，他不对自己的错误负责，他没有任何道德差别，他是一根链条上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如果他看不透自己的地位，如果他不在羁绊自己的锁链里猛烈地





挣扎，如果他不怀着强烈的兴趣力求搞乱这个世界及其运行机制，那将是非常幸运的！

正像精神只是无限小的物质，善只是恶自身的复杂发展，自由意志也许不过是命运最大的潜在力量。如果我们无限扩大物质这个词的意义，那么，世界史就是物质的历史。因为必定还存在着更高的原则，在更高的原则面前，一切差别无一不汇入一个庞大的统一体；在更高的原则面前，一切都在发展，阶梯状的发展，一切都流向辽阔无边的大海——在那里，世界发展的一切杠杆，重新汇聚到一起，联合起来，融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智慧箴语

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再是同一个人，一旦有可能通过强大的意志推翻整个世界，我们就会立刻加入独立的神的行列。





# “我”的属性

〔捷克〕米兰·昆德拉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每天都要出现越来越多的脸，这些脸也越来越相像了。人如果要证实他的“我”的独特之处，并成功地说服自己，他具有不可模仿的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培植“我”的独特性，有两个方法：加法和减法。有的人减去他的“我”的所有表面和外来的东西，用这种办法来接近他真正的本质(由于不断地减少，他冒着被减成零的危险)。还有的人的方法恰恰相反：为了使他的“我”更加显眼，更加实在，更容易被人抓住，他在他的“我”上面不断地加上新的属性，并尽量让自己与这些属性合而为一(由于不断地增加，他冒着失去他的“我”的本质的危险)。

用增加的办法是相当有趣的，如果一个人在他的





"我"上增加的是一条狗，一只猫，一块猪肉，对海洋的爱或者冷水淋浴。不过如果要在他的"我"上增加一种对共产主义、对祖国、对墨索里尼、对天主教会、对无神论、对法西斯主义、对反法西斯主义的激情，那么事情就显得不那么美妙了。在这两种情况下，增加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那个固执地鼓吹猫比任何其他动物都要优越的人，在实际上，他是在做和宣称墨索里尼是意大利惟一大救星的人一样的事情：他在吹嘘他的"我"的一个属性，并竭尽所能来使这一属性(一只猫或者墨索里尼)被他周围所有的人承认和喜爱。

所有想用增加的方法来培植他们的"我"的人都成了不合常情的结果的牺牲品：他们尽力增加，为了创造一个惟一的、难以模仿的"我"，可是同时又变成了这些新增加的属性的宣传员。为了让大多数人和他们相像，他们使出了全力，结果却是，他们来之不易的"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因此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一个喜爱一只猫(或者墨索





里尼)的人对他自己的爱不满足，还要把这种爱强加给别人。

凡是把对墨索里尼的激情当做是他的“我”的一个属性的人，会变成一个政治战士；凡是赞扬猫、音乐或者旧家具的人，会送礼物给他的朋友。

智慧箴语

为了让大多数人和他们相像，他们使出了全力，结果却是，他们来之不易的“我”，很快便烟消云散了。





# 宇　宙

〔荷兰〕斯宾诺莎

现在让我们想像一下，假定有个寄生虫活在血液里，它的视觉相当敏锐，足以区分血的微粒、淋巴微粒等等，并且也有理性，可以观察每一部分在同另一部分相碰撞时，是怎样失去或增加它自己那一部分运动的，等等。这个寄生虫生活在这种血液里，就如同人类生活在宇宙这部分中一样，它将会把血液的每一微粒认做是一个整体，而不是部分，并且无从知道所有的部分是如何被血液的一般本性所支配，彼此之间如何按照血液的一般本性的要求而不得不相互适应，以便相互处于某种和谐的关系中。因为，如果我们想像在血液之外，没有任何原因将新的运动传给血液，血液之外没有空间、没有其他的物体能接收血液微粒的运动，那么血液一定会永远保持它的状态，除了那些可以认为是由于血液对淋巴、乳糜等等的某种运动关





系所引起的改变外，血液微粒将无任何别的改变，所以血液就必定总被认为是一个整体，而不是部分。但是既然有许多其他的原因以某种方式支配着血液本性的规律，因而反受血液所控制，所以在血液里也存在有其他的运动和变化，这些运动和变化不仅是由于血液的各部分彼此之间的运动关系所引起，而且也是由于血液的运动关系和外来原因彼此间的运动关系所引起，在这种情况下，血液具有了部分的性质，而不具有整体的性质。此处，我谈的仅仅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对自然界中的所有物体，我们可以而且也应当用像我们这里考察血液的同样方式来加以考虑。因为自然中的所有物体都被其他物体所围绕，它们相互间被规定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存在和运作，而在它们的整体中，也就是在整个宇宙中，却保持着同一种运动和静止的模式。因此我们可以推知，每一个物体，就它们以某种限定的方式存在而言，必定被认为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与宇宙的整体相一致，并且与其他的部分相联系。因为宇宙的本性并不像血液的本性那样受限制，而是绝对无限的，所以宇宙的各个





部分被这种无限力量的本性以无限多的方式所控制，而不得不产生无限多的变化。

智慧箴语

对自然界中的所有物体，我们可以而且也应当用像我们这里考察血液的同样方式来加以考虑。





# 听从理智

〔俄〕列夫·托尔斯泰

理智不能被判断，我们也无需判断它，因为我们大家不仅知道它，而且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有理智。在我们的相互交往中，我们越来越坚信，这种普遍的理智，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同样是必须的，对它的信心要大于一切方面的信心。我们坚信：理智是我们大家、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惟一基础。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理智是第一可靠的，因此，我们之所以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所知道的一切，正是因为这些为我们所知的东西同已被我们确切知晓了的理智规律相一致。我们知道，而且不可能不知道理智。的确不可能不知道它，因为它正是理性的生命——人不可避免地要遵照它而生活的规律。对人来说，人的理智是人的生命必须按照它才能实现的规律，这一点，同其他事物的规律完全一样。动物按其自身规律生养繁殖，草木





按其规律成长开花，地球与其他天体按自身规律旋转运行。而人们从自我之中知晓的规律，作为人的生命规律，同世界上所有外在事物的运动规律完全一样，它们之间只有一点差别：我们在自我之中知晓的规律，是我们自身应当去实行的东西，而外在现象中只有不受我们影响的、按规律自然实现的东西。我们对世界所知道的一切只是被我们看到的，在我们外部的天体、动物、植物、全世界中的一切，都是遵从着理智的。在外部世界中，我们看见了这种对理性规律的服从，我们从自身中知晓的这个规律，就是我们需要实现的东西。

关于生命，最常见的谬误就是把动物性肉体对自己规律的服从看成了人类的生命，这种服从不是我们进行的，而是被我们看见的。同我们的理性意识相联系的动物性肉体的规律，是无意识地在我们动物性躯体中实行的，就像它在树木、晶体、天体中实行的情形一样。但是，我们人的生命规律——动物性肉体对理智的服从——却是我们看不见的，也不可能看见的规律，因为它还没有结束，而只是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被我们实现。遵行这个规律，为了





获得幸福，让动物性肉体服从理智的规律，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不理解人的幸福和生命只在于让动物性肉体服从理性的规律，把动物性肉体的幸福和存在当做我们的整个生命，拒绝做人的生命注定要做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会失去真正的人的幸福和真正的人的生命，而将我们所看见的我们动物性活动的存在去代替真正的生命和幸福的位置，这种存在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实行的，因此它不可能是我们的生命。

智慧隽语

我们坚信，理智是我们大家、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惟一基础。





# 不同的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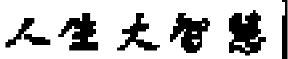
〔捷克〕米兰·昆德拉

那些认为魔鬼是罪恶之徒和天使是善之战士的人是受了天使的蛊惑。显然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一方面，天使们不是善之徒众，而是神所创造的。另一方面，魔鬼们否认一切上帝的领域里的合理的意义。

如众所周知的，支配世界的两大力量是魔鬼和天使。但世界上善的一方并不是一定要比后者占优势(像我小时候就这么以为)。而只要求在权力上有某种程度的制衡作用。如果这世上有太多无可争论的意义(天使之统治)，人们就会被重担压垮；如果这世上失去了所有的意义(魔鬼之统治)，生活一样会变得令人无法忍受。

如果突然间一些事情失去了它们的既定意义、失去了







表面的既定规格(一个在莫斯科受过马克思主义训练的人信上了占星术)，那会使我们忍不住要笑的。所以说，最初的笑是属于魔鬼的范畴。它带着某种程度的不良意识(一些事情的结果与原先所希冀的不符)，可是随之而来的也可能是某种程度的解脱(事情本身看起来比外表要松散一些，在处理它们的时候，我们有比较多的自由，我们不会被它们的严重性压得喘不过气来)。

当天使第一次听到魔鬼的笑的时候，他恐慌极了。那是在一群人聚集的餐桌上，一个接一个的天使跟随魔鬼笑了起来，足见笑是很有感染力的。天使知道得很清楚这是对上帝的不敬，是笑他所做的那些神奇的事情。天使知道应该立刻采取行动，但是自己能力有限，苦无对策，只好以牙还牙。天使张开嘴，发出了一声不稳定的、呼吸般的声音，是属于他的声域的高音阶，且赋予相反的意义。如果魔鬼的笑是意味着万事万物的无意义，那么天使的叫则是为世上万事万物之有条理、构想完善、美好和明智而欢呼。





魔鬼和天使就那么面对面地站在那儿，张着嘴，两者都发出大同小异的声音，可是本质各异——完全背道而驰。当魔鬼看见天使在笑，于是他笑得更厉害、更大声、更开朗了，因为笑着的天使是无比可笑的。

可笑的笑如大灾难一样不可思议。即使如此，天使们还是从那儿得到了点儿什么。我们被他们的骗局所愚弄，他们模仿的笑和真正的笑(魔鬼的)用了同一个字。现代人不知道原来这两种外表看起来相同的笑是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的。是两种不同的笑，可是我们没有不同的字来区别它们。

**智慧隽语**

可笑的笑如大灾难一样不可思议。即使如此，天使们还是从那儿得到了点儿什么。





# 我的灵魂

〔德〕尼　采

哦，我的灵魂哟，再没有比你更仁爱、更丰满和更博大的灵魂!过去和未来的交汇，还有比你更切近的地方吗?

哦，我的灵魂哟，我已给你一切，现在我的两手已空无一物!你微笑而忧郁地对我说：“我们中谁应受感谢呢?”

给予者不是因为接受者已接受而应感谢吗?赠予不就是一种需要吗?接受不就是慈悲吗?

哦，我的灵魂哟，我懂得了你的忧郁的微笑，现在你的过剩的丰裕张开了渴望的双手了!

你的富裕眺望着暴怒的大海，寻觅而且期待，过盛的丰裕的渴望从你的眼光之微笑的天空中眺望!

真的，哦，我的灵魂哟，谁能看见你的微笑而不流泪?在你的过剩的慈爱的微笑中，天使们也会流泪。





你的慈爱，你的过剩的慈爱，不会悲哀，也不啜泣。哦，我的灵魂哟，但你的微笑，渴望着眼泪，你的微颤的嘴唇，渴望着呜咽。

“一切的啜泣不都是怀怨吗？一切的怀怨不都是控诉吗！”你如是对自己说。哦，我的灵魂哟，因此你宁肯微笑而不倾泻你的悲哀- —

不在迸涌的眼泪中倾泻所有关于你的丰满的悲哀，所有关于葡萄的收获者和收获刀的渴望！

哦，我的灵魂哟！你不啜泣，也不在眼泪之中倾泻你的紫色的悲哀，甚至于你不能不唱歌！看啊！我自己笑了，我对你说着这预言：

你不能不高声地唱歌，直到大海都平静地倾听着你的渴望——

直到，在平静而渴望的海上，小舟漂动了，这金色的奇迹，在金光的周围，一切善恶和奇异的东西跳着舞——

一切大动物和小动物及一切有着轻捷的奇异的足可以在蓝绒色海上跳舞的。

直到他们都向着金色的奇迹，这自由意志的小舟及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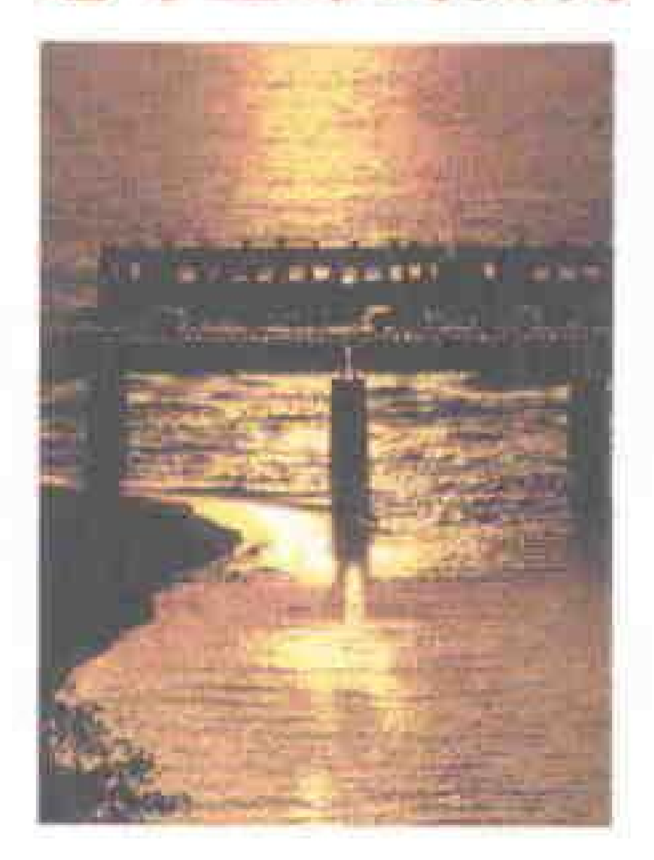
支配者!但这个支配者就是收获葡萄者，他持着金刚石的收获刀期待着。

智慧隽语

真的，哦，我的灵魂哟，谁能看见你的微笑而不流泪　在你的过剩的慈爱的微笑中，天使们也会流泪。



# 追寻生命的大义



哦，我的灵魂哟！
你不能不高声地唱歌，
直到大海都平静地倾听着你的渴望——
直到，
在平静而渴望的海上，小舟漂动了，
这金色的奇迹，在金光的周围，
一切善恶和奇异的东西跳着舞——

——尼采

传承文化 探索新知




ISBN 7-206-03676-7/B · 124
定价：120.00元（全10册 本册12.00元）